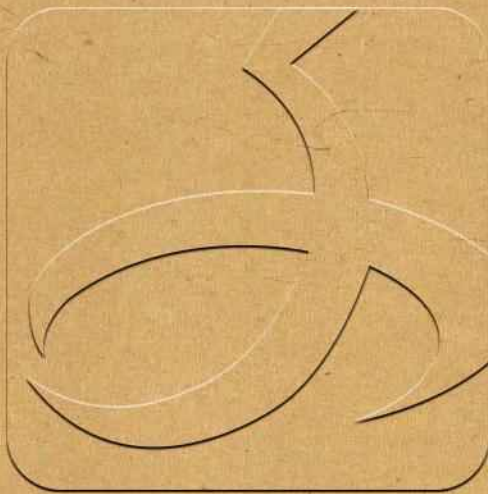


22.238

7772.1

=33



Inch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8

Centimetr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五

廬陵歐陽脩撰



南昌彭元瑞注



徐無黨原注

北京南文
化局文物
調查研究
組藏書印



劉鳳誥排次

南漢世家第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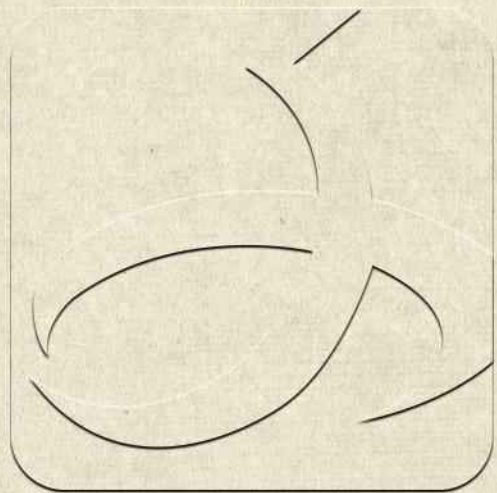
劉隱其祖安仁上蔡人也後徙閩中商賈南海因家焉

父謙為廣州牙將唐乾符五年黃巢攻破廣州去略湖

湘間廣州表謙封州刺史賀江鎮遏使以禦梧桂以西

歲餘有兵萬人戰艦百餘艘五代史劉陟即劉龔初名

唐為潮州長史因家嶺表父謙素有才識唐咸通中宰相韋宙出鎮南海謙時為牙校職級甚卑然氣貌殊常也他日我子孫或可依之謙後果以軍功拜封州刺史



兼賀水鎮使甚有稱譽五國故事其先上蔡人徙閩

之仙遊復遷番禺因家焉父謙為賀水鎮將東都事

略劉錡其先蔡州上蔡人也五世祖安仁唐潮州刺史

子孫因家嶺南宰相韋宙以其兄之子妻安仁之子謙

謙生隱謙仕至封州刺史通鑑考異十國紀年劉謙

望字德光亦名知謙後止名謙咸通中為廣州牙將韋

宙以兄女妻之北夢瑣言丞相韋公宙出鎮南海有

小將劉謙者職級甚卑氣宇殊異乃以從猶女妻之其

內以非我族類慮招物議諷諸幕僚請諫止之丞相曰

此人非常流也他日吾子孫或可依之謙以軍功拜封

州刺史韋夫人生子曰隱曰巖隱為廣帥巖嗣之奄有

嶺表四府之地自建號曰漢改名龔在位經二紀而終

次子嗣即京兆知謙三子曰隱台巖胡賓王劉氏興亡

人之鑒非謬也

段氏得石版有篆文曰謙卒廣州表隱代謙封州刺史

隱台巖因名其三子

乾寧中節度使劉崇龜死嗣薛王知柔代為帥行至湖

南廣州將盧瑑覃玘作亂知柔不敢進隱以封州兵攻

殺瑑玘迎知柔知柔辟隱行軍司馬其後徐彥若代知

柔表隱節度副使委以軍政彥若卒軍中推隱為留後

天祐二年拜隱節度使五代史謙之長子曰隱即韋氏

水諸將有無賴者幸變作亂隱定計誅之連帥劉崇龜

聞其才署為右都校復領賀水鎮俄奏兼封州刺史用

法清肅威望頗振唐昭宗以嗣薛王知柔石門扈蹕功

授清海軍節度使詔下有府之牙將盧瑑譚玘謀不稟

朝命隱舉部兵誅瑑玘以聞知柔至深德之辟為行軍

司馬委以兵賦唐昭宗命宰相徐彥若代知柔復署前

職彥若在鎮二年臨薨手表奏隱為兩使留後昭宗未

之許命宰相崔遠為節度使遠行及江陵聞嶺表多盜

懼隱違詔遲留不進會遠復入相乃詔以隱為留後然

久未即真及梁祖為元帥隱遣使持重賂以求保薦梁

祖即表其事遂降旄節五國故事先時唐末天下藩

鎮不受代而薛王知柔以石門扈蹕功授唐廣帥丞相

齊公徐彥若復代知柔隱皆梁開平元年加檢校太尉

迎納朝論嘉之尋自為廣帥

兼侍中二年兼靜海軍節度安南都護三年加檢校太

師兼中書令封南平王五代史梁開平初恩寵殊厚遷

梁祖郊禮禮畢加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又命兼領安南

都護充清靜海兩軍節度使五代會要開平三年

四月封廣州節度使劉隱為南平王五代史薛王知柔鎮廣州

命拜南平王東都事略昭宗時嗣薛王知柔鎮廣州

以隱為司馬知柔委以兵柄宰相徐彥若代知柔以隱

為節度副使彥若卒遺奏薦為留後遂拜節度使梁開

平初兼靜海軍節度使封南平王隱父子起封州遭世多故數有功于

嶺南遂有南海隱復好賢士是時天下已亂中朝人士

以嶺外最遠可以避地多游焉唐世名臣謫死南方者

往往有子孫或當時仕宦遭亂不得還者皆客嶺表王

定保倪曙劉濬李衡周傑楊洞潛趙光允之徒隱皆招

禮之定保容管巡官曙唐太學博士濬崇望之子以避

亂往衡德裕之孫唐右補闕以奉使往皆辟置幕府待

以賓客傑善星歷唐司農少卿因避亂往隱數問以災

變傑恥以星術事人常稱疾不起隱亦容之洞潛初為

邕管巡官秩滿客南海隱常師事之後以為節度副使

及龔僭號為陳吉凶禮法為國制度略有次序皆用此

數人焉乾化元年進封隱南海王五代史進封南海王

四年四月進封是歲卒年三十八五代史開平四年三

畧之才謀擅五袴二天之政術俾其於家受詔衣錦馮
牙控二十四州之繁難當二十八齒之美茂光揚千古
冠絕一時至若恢張霸業揚簸清波臺陟九層靡媿郭
隗劍提三尺授自呂虔爰持副貳之雄姿遂領節旄之
重寄繇是澤施甘露令肅秋霜掀文房武庫以連雲騰
逸氣英風而偃草上榻則阮瑀下賢則左車從善則軾
間宣威則斷案故得越伏波之銅柱獻欸而來感鄂公
之鐵鞭呈祥以見火山改色珠浦生光無煩處默之酌
泉大鄙趙佗之累土然後鳴鐘出入調鼎升聞致交阯
之封疆歸石門之教化九遷渥澤克居浴鳳之池雙立
節旄遠過跼鷲之水雖士鮪列弟兄三地山簡兼荆湘
四州語未同年事推曠世嗚呼是何才德之若彼功業
之如此而彼穹者天不壽其齒天子方欲使降皇華恩
宣金冊表裏東周之盛旌崇南越之隆胡二豎之亟攻
竟三醫之莫救泰山頽壞俄興孔氏之歌漢水淒涼遽
罷羊公之市寔國家之不幸實藩鎮之不幸審知早塵
興國旋泰睦隣雖瓊樹之未親若銅盤之已按方定金
蘭之至分豈期幽顯之驟殊况以幸結良姻累交專介
幕下崔員外昨馳幣詣門牆爰蒙執手之權宏叙親仁
之旨今則遽悲存歿益歎彭殤故將薦舉征塵躬申薄

奠九泉注望於歎逝以難勝五月指期表同盟之必至
嗚呼曩馳羔鴈今遣蘋蘩伊人事之有茲顧痛傷而何
極然則荀龍賈虎大馮小馮雖嗟松壠之長歸終慶荆
枝而繼茂永言歡好寧怠初終幸明靈之一臨鑒此丹
赤嗚呼弟龔立
哀哉

龔初名巖謙庶子也其母段氏生龔于外舍謙妻韋氏
素妬聞之怒拔劔而出命持龔至將殺之及見而悸劔
輒墮地良久曰此非常兒也後三日卒殺段氏養龔為
己子及長善騎射身長七尺垂手過膝隱為行軍司馬
龔亦辟薛王府諮議參軍隱鎮南海龔為副使隱卒龔
代立乾化二年除清海軍節度使檢校太保同平章事
三年加檢校太傅末帝即位悉以隱官爵授龔

五代史
陟隱之

弟也隱卒代據其位及梁末帝嗣位務襲封南海王唐

末南海最後亂僖宗以後大臣出鎮者天下皆亂無所

之惟除南海而已自隱始亦自立是時交州曲顥桂州

劉士政邕州葉廣略容州龐巨昭九國志龐巨昭不知何許人唐末為容州

觀察使精天文緯候之學黃巢入廣南巨昭括部內諸蠻得數千人親自選練分屯險隘巢寇憚之不敢犯其

境以功加寧遠軍節度使開平初高州劉昌魯率眾歸附殷遣姚彥章李瓊率兵迎之長驅而南前鋒至容州

巨昭將歸欵于我乃大享將士而謂之曰李瓊甲馬雄盛乘席卷之勢必來侵我何策以禦之裨將莫彥昭對

曰瓊軍遠來士卒疲乏請盡徹儲糧潛兵出谷空城以待之瓊至當據吾城外無救援我以全師掩其不備淡

旬之間瓊可擒也巨昭曰吾觀楚氣甚銳未易破也不如以牛酒犒其軍爾輩不失為富家翁足矣彥昭不從

巨昭殺之迎勞瓊瓊以軍徑赴城中俄而廣南劉隱率眾來我師不能守于是盡輦其府實驅其人民以歸巨

昭挈其族數百口隨歸長沙殷久聞巨昭之名遣使慰勞即日奏授檢校太傅領容管經略使巨昭在嶺南嘗

占翼軫間有善星因謂所親曰劉隱兄弟不道殘害良善吾終當逃難于長沙至是果歸附人或問湖南與淮

南國祚長短巨昭曰吾入境來聞童謠曰三羊五馬馬子離羣羊子無舍自今以往馬氏當五主楊氏當三主

後皆如其言貞明分據諸管盧光稠據虔州以攻嶺上中卒年七十六

其弟光睦據潮州子延昌據韶州高州刺史劉昌魯新

州刺史劉潛及江東七十餘寨皆不能制隱攻韶州龔

曰韶州所賴者光稠擊之虔人必應應則首尾受敵此

不宜直攻而可以計取隱不聽果敗而歸因盡以兵事

付龔龔悉平諸寨遂殺昌魯等九國志劉昌魯字安國相州鄴縣人唐末明經

登第釋褐項城主簿累遷至尚書郎乾符中出為高州

刺史黃巢寇嶺南郡縣離析昌魯使其居民據保障以

自守一境獲安就遷防禦使劉隱入廣州遣其弟龔領
兵攻高州昌魯率勵丁壯逆戰于城外大破龔軍自以
地小力寡終慮為隱所吞開平初乃致書于殷曰僕昔
占籍鄴中受恩唐室莅高三歲過黃巢之亂收合生齒
堡于涼山因深為壘憑高作壘攻苦食淡以勤士卒洎
盜賊平定一境獨全高涼之民至今相戴而中原多故
嶺南不賓劉隱亂常僭興師律舉蠻貊之衆成吞噬之
心僕常訓勵甲兵躬當矢石掃壘一戰劉巖遁走雖仗
義者必勝恃力者必亡然而山越之人瘡痍衆矣殘民
以騁所不忍為昔古公去爾寶融歸漢千古之下迭為
推美僕雖顛愚景慕前烈竊惟明公負江湖之固桓
文之業土宇至廣仁風素厚願以所部歸欵于執事謹
刺血染翰上達誠悃惟明公圖之殷覽書甚喜即遣指
揮使張球率兵迎之昌魯盡輦其帑庫及士卒千餘人
歸於湖南奏授永順軍節度更置刺史卒出兵攻敗盧
副使兼行軍司馬天成中卒
氏取潮韶又西與馬殷爭容桂殷取桂管虜土政龔取
容管逐巨昭又取邕管隱龔自梁初受封爵稟正朔而

已貞明三年龔即皇帝位國號大越改元曰乾亨

錢譜乾亨

重寶偽漢劉巖所鑄徑七分重六銖十國紀年乾和
後多聚銅錢城內用鉛城外用銅禁其出入犯者抵死
俸祿非特恩追尊安仁文皇帝謙聖武皇帝隱襄皇帝
不給銅錢

立三廟置百官

五代史先是邕州葉廣略容州龐巨源或自擅兵賦數侵廣之西鄙陟舉兵討

之邕容皆敗因附庸于陟又交州土豪曲承美亦專據其地送欵于梁因正授旄鉞陟不平之遣將李知順伐之執承美以獻陟自是盡有嶺表之地及聞錢鏐冊封吳越王陟恥稱南海之號乃嘆曰中原多故誰為真主安能萬里梯航而事偽庭乎梁貞明三年八月以楊洞

潛為兵部侍郎李衡禮部侍郎倪曙工部侍郎趙光允

兵部尚書皆平章事光允自以唐甲族恥事偽國常快

快思歸龔乃習為光允手書遣使問道至洛陽召其二

子損益并其家屬皆至光允驚喜為盡心焉龔性聰悟而苛酷為刀鋸支解剝剔之刑每視殺人則不勝其喜不覺朶頤垂涎呀呷人以為真蛟蜃也五國故事龔性嚴酷果于殺戮每視事則垂簾於便殿使有司引罪人于殿下設其非法之具而屠贖之故有湯鑊鐵牀之獄又有投湯鑊之後更加日曝沃以鹽醢肌體腐爛尚能行立久之乃死其餘則鋸互作血閉交飛腥穢之氣冤痛之聲充沸庭廡而巖之蜃吻必垂涎及頤領若喻膏肉之氣者久之方復常態有司俟其復常乃引罪人而退蓋妖蜃毒龍之類非可又好奢侈悉聚南海珍寶以為玉堂珠殿待以人倫也五國故事龔暴政之外惟以治宮殿為務故作昭陽諸殿秀華諸宮皆極瓌麗昭陽殿以金為仰陽銀為地面簷楹椽桷皆飾之以銀殿下設水渠浸以真珠又琢水精琥珀為日月列于東西玉柱之上巖親書其榜其餘宮室殿宇二年祀天南郊大赦境內改國號漢五代史悉同之

行郊禮赦其境內及改名巖陟僭位之後廣聚南海珠璣西通黔蜀得其珍玩窮奢極侈娛僭一方與嶺北諸藩歲時交聘龔初欲僭號憚王定保不從遣定保使荆南及

還懼其非已使倪曙勞之告以建國定保曰建國當有制度吾入南門清海軍額猶在四方其不取笑乎龔笑曰吾備定保久矣而不思此宜其譏也三年冊越國夫人馬氏為皇后馬氏楚王殷女也四年春置選部貢舉放進士明經十餘人如唐故事歲以為常七年唐莊宗入汴龔懼遣宮苑使何詞入詢中國虛實稱大漢國主致書大唐皇帝詞還言唐必亂不足憂龔大喜又性好夸大嶺北商賈至南海者多召之使升宮殿示以珠玉

之富自言家本咸秦恥王蠻夷呼唐天子為洛州刺史
五代史及聞莊宗平梁遣偽宮苑使何詞來聘稱大漢國王致書上大唐皇帝莊宗召見于鄴宮問南海事狀且言本國已發使臣大陳物貢期今秋即至初陟聞莊宗兵威甚盛故令何詞來視虛實時朝政已紊莊宗亦不能以道制御遠方南海貢亦不至自是與中國遂絕東都事略陟龔位時邕州葉廣略容州龐巨昭交州曲承美皆自擅兵賦而陟并之遂盡有嶺表之地僭稱帝國號大漢改元乾亨更名巖又更龔又更龔龔性酷暴行炮烙刻剔截舌灌鼻之刑為玉堂珠殿飾以金碧翠羽見北人則必自言世居咸秦恥為南蠻主呼中朝天子為洛州刺史清異錄廣府劉龔僭大號晚年亦事奢靡作南薰殿柱皆通透刻鏤礎石各置爐燃香故有氣無形上謂左右隋帝論車燒沈水却成瓮疎爭似我二十四箇藏用仙人縱不及堯舜禹湯不失作風流天子是歲雲南驃信鄭旻遣使致朱鬃白馬以求婚使者自稱皇親母弟清容布燮兼理賜金錦袍虎綾紋攀金

裝刀封歸仁慶侯食邑一千戶持節鄭昭淳昭淳好學
 有文辭龔與游燕賦詩龔及羣臣皆不能逮遂以隱女
 增城縣主妻旻八年作南宮王定保獻南宮七奇賦以
 美之龔初名巖又更曰陟九年白龍見南宮三清殿改
 元白龍又更名龔以應龍見之祥有胡僧言識書滅劉
 氏者龔也龔乃採周易飛龍在天之義為龔字音儼以
 名焉五代史唐同光三年冬白龍見于南海改偽乾亨九年為白龍元年陟又改名龔以符龍之瑞也白龍四年春又改大有元年是歲陟僭行籍田之禮陟之季年有梵僧善占算之術謂陟不利名龔他年慮有此姓敗事陟又改名龔龔讀為儼古文無此字蓋妄撰也
 會大悅乃改元白龍清源文獻志閩詹敦仁復留從
 巖

効問劉巖改名龔字音義詩云伏羲初畫卦蒼頡乃制
 字點畫有偏傍陰陽貴協比古者不嫌名周人始稱諱
 始諱猶未酷後習轉多忌或援他代易或變文迴避濫
 觴久滋蔓傷心日益熾孫休命子名吳國尊王意覃蔭
 震一蜀闖是其二鄙哉復踵其非時亦迹舊事魏杰自
 其武后擁神器私制迄無取古音實相類乖鳳囹○
 下思至而壘壘及盟肅作史難詳備唐祚值傾危劉
 龔懷僭偽吁嗟毒蛟輩睥睨飛龍位龔儼雖同音形體
 殊乖致廢學愧未宏來問尋不棄奇字難雄博摛文伏
 韓智因誦鄙所四年楚人以舟師攻封州封州兵敗于
 聞敢布諸下吏賀江龔懼以周易筮之遇大有遂赦境內改元曰大有
 遣將蘇章以神弩軍三千救封州章以兩鐵索沈賀江
 中為巨輪于岸上築隄以隱之因輕舟迎戰陽敗而奔
 楚人逐之章舉巨輪挽索鎖楚舟以彊弩夾江射之盡

殺楚人

九國志蘇章封州人少事隱為牙將性忠厚有
 軍都指揮使從征譚玘盧琚有功薛王奏署衙內馬步

會天大霧昏暝如夜韶人四出以鐵纜繫巨鉤投隱艦
 中士卒驚撓章引弓射殺數人以巨斧擊鈎皆斷折
 纜不能施韶人乃退翌日進逼其城城上望樓中有人
 罵隱言頗穢褻隱慙甚不敢視左右章伏艸樓中引弓
 射罵者應弦而斃舟中皆鼓譟時江水暴漲自清遠峽
 以北湍瀨尤惡糧運不繼會昌父光稠自虔州擁兵
 來援隱與戰屢敗乃班師韶人以兵襲我後遂捨舟而
 徒士卒不成列隱馬斃章以所乘授隱因徒行為後殿
 韶人不敢逼以功遷封州刺史充左右街使龔襲位命
 章典禁衛諸軍白龍中楚人舉舟師來伐圍封州敗我
 師于賀江溺死者千人龔遣章領神弩軍三千人戰艦
 百艘援之章至賀江沈鐵索水中兩岸設巨輪以挽索
 築連堤以隱之伏壯士堤中章以輕艦逆戰佯不利楚
 人逐之隄中挽輪舉索楚艦不能進退乃以強弩夾水
 射之楚人殲焉收戰船百艘以歸遂解封州之圍以功
 遷團練使章子五人俱為中郎將豪俠任氣所為不軌
 番禺號為五郎將章年老不能教訓會有告其謀叛者

逮捕下獄悉斬之章以功得三年遣將李守鄜梁克貞
不坐慙悸成疾大有十年卒

攻交趾擒曲承美承美至南海龔登儀鳳樓受俘謂承

美曰公常以我為偽廷今反面縛何也承美頓首伏罪

乃赦之承美顙子也克貞又攻占城掠其寶貨而歸四

年愛州楊廷藝叛攻交州刺史李進遜歸龔遣承旨程

寶攻廷藝寶戰死五年封子耀樞邕王龜圖康王洪度

秦王洪熙晉王洪昌越王洪弼齊王洪雅韶王洪澤鎮

王洪操萬王九國志劉洪操字貞度龔第九子洪澤之
母弟也幼知書及長有識量大有中封萬

王十一年吳權攻交趾皎公羨求救於龔龔欲乘其亂

而取之遣大將梁克貞率兵南下龔自護其軍以洪操

為靜海軍節度使封交王令統眾趨白藤時吳權已殺

公羨而據交趾親率眾來逆戰先於海口多植鐵櫪悉

逐之須臾潮退戰艦為鐵櫪所絀士卒皆覆溺死者過

半遂擒洪洪泉循王九國志劉洪泉字日宣龔第十子
母南儀謝氏名宜清有寵洪泉十

歲封循王好步鬪復便弓馬以膽勇聞諸兄皆尚儒學

或勸令讀書洪泉曰我家立功立事皆起馬上獨使我

老一經乎龔以兵書教之遂略通大義光天初循州賊

張遇賢自稱中天八國王擁眾數萬攻下郡邑洪泉請

統眾討賊玢以其尚幼不許洪泉曰兵法尚變不尚齒

因令越王為都統洪泉副之次錢帛館軍士方食賊眾

奄至洪泉率親信數百人介甲躍馬徑入賊中殺數百

十人賊為之少却俄而越王領眾繼至與賊大戰自辰
及午賊眾益盛圍我師數重矢下如雨軍人多死洪泉
矢盡挺劍立戰流血滿袖裨將萬景忻等蒙以大楯翼
二王以出賊亦解去洪泉以戰功授桂州觀察使未幾
與晉王同謀篡殺應乾初為諸道兵馬副元帥參政事
晟初立國中謗議騰沸洪泉請歸罪于劉思潮等晟不
從反為思潮等所譖以洪泉謀為亂晟遣思潮偵之一
日洪泉與親信飲酒第中思潮與譚洪暉息王洪邈高
令裨領衛兵排闥而入斬其首以徇

王洪簡同王洪建益王洪濟辨王洪道貴王洪照宜王
洪政通王洪益定王九年遣將軍孫德成攻蒙州不克
十年交州牙將皎公羨殺楊廷藝自立廷藝故將吳權
攻交州公羨來乞師龔封洪操交王出兵白藤以攻之
龔以兵駐海門權已殺公羨逆戰海口植鐵櫪海中權
兵乘潮而進洪操逐之潮退舟還轆櫪者皆覆洪操戰
死龔收餘衆而還十五年龔卒年五十四諡天皇大帝
廟號高祖陵曰康陵子玠立五代史陟性雖聰辯然好
行苛虐至有炮烙剝剔截
舌灌鼻之刑一方之民若據爐炭惟厚自奉養廣務華
靡末年起玉堂珠殿飾以金碧翠羽嶺北行商或至其
國皆召而示之誇其壯麗每對北人自言家本咸秦恥
爲蠻夷之主又呼中國帝王爲洛州刺史其妄自尊大

皆此類也晉天福七年夏四月陟以疾卒凡僭號二十
六年年五十四偽諡爲天皇大帝廟號高祖陵曰康陵
子玠

玠初名洪度封秦王龔子耀樞龜圖皆早死玠次當立
龔病臥寢中召右僕射王翺與語呼洪度洪熙小字曰
壽雋雖長然皆不足任吾事惟洪昌類我吾欲立之奈
何吾子孫不肖後世如鼠入牛角勢當漸小爾因泣下
獻欬翺爲龔謀出洪度以邕州洪熙容州然後立洪昌
爲太子議已定崇文使蕭益入問疾龔以告之益諫曰
少者得立長者爭之禍始此矣由是洪度卒得立更名
玠改元曰光天尊母趙昭儀爲皇太妃以晉王洪熙輔

政玠立果不能任事龔在殯召伶人作樂飲酒宮中裸男女以為樂或衣墨縑與娼女夜行出入民家由是山海間盜賊競起妖人張遇賢自稱中天八國王攻陷循州玠遣越王洪昌循王洪杲攻之遇賢圍洪昌等于錢帛館裨將萬景忻陳道庠力戰挾二王潰圍而走玠莫能省嶺東皆亂洪熙日益進聲妓誘玠為荒恣玠亦頗疑諸弟圖已敕宦官守宮門入者皆露索洪熙洪杲洪昌陰遣陳道庠養勇士劉思潮譚令禪林少彊少良何昌延等習為角觝以獻玠玠宴長春宮以閱之玠醉起道庠與思潮等隨至寢門拉殺之盡殺其左右玠立二

年年二十四諡曰殤弟晟立

五代史玠陟長子也初封賓王又封秦王陟卒遂襲

位偽號光天玠性庸昧僭位之後大恣荒淫尋為其弟晟所弒在位二年偽諡為殤帝東都事略玠立為其弟晟所殺而自立

晟初名洪熙封晉王既弒玠遂自立改元曰應乾以洪昌為兵馬元帥知政事洪杲副元帥劉思潮等封功臣晟既弒兄立不順懼眾不服乃益峻刑法以威眾已而洪杲屢請討賊陰勸晟誅思潮等以止外議晟大怒使使者夜召洪杲洪杲知不免乃留使者入具沐浴詣佛前祝曰洪杲誤念來生王宮今見殺矣後世當生民家以免屠害因涕泣與家人訣別然後赴召至則殺之冬

晟祀天南郊改元曰乾和五代史晟陟第二子也偽封勤王又封晉王玢之立也多

行淫虐人皆惡之晟因與其弟偽越王昌等同謀弒玢自立為帝改元為應乾又改為乾和晟率性荒暴得志

之後專以威刑御下多誅滅舊臣及其昆仲數年之間宗族殆盡又造生地獄凡湯鑊鐵牀之類無不備焉人

有小過咸羣臣上尊號曰大聖文武大明至道大光孝

被其苦 皇帝二年夏遣洪昌祠襄帝陵于海曲至昌華宮晟使

盜刺殺之晟自殺洪杲由是與諸弟有隙而洪昌最賢

龔素所欲立者晟尤忌之故先及害鎮王洪澤居邕州

有善政是歲鳳凰見邕州晟怒使人酖殺之而諸弟相

次皆見殺三年殺其弟洪雅又殺劉思潮等五人思潮

等死陳道庠懼不自安其友鄧伸以苟悅漢紀遺之道

庠莫能曉伸罵曰憨獠韓信誅而彭越醢皆在此書矣

道庠悟益懼晟聞之大怒以道庠伸下獄皆斬于市夷

其族九國志陳道庠潁川人父璠唐末避亂于封州營

虎將軍卒道庠幼俊爽起家為虎賁郎翹果有父風大

有未給事晉王府龔疾亟命以道庠為元帥府馬步軍

都指揮使光天初張遇賢起循州大掠郡邑道庠與萬

景忻從越王循王東征遇賊錢帛館賊圍之數重自辰

及午我師殆盡道庠與景忻奮劍大呼殺十餘人賊眾

披靡於是掖二王而出玢既立所為不法疑羣弟圖已

每宴集則令宦官守關供奉將吏悉露索而後入及晟

將為亂謀於道庠玢好角無道庠因引多力者劉思潮

等數人習角無於晉王府中玢聞而悅焉翌日大置酒

長春宮召角無與諸王觀之至夕玢大醉既罷晟遣道

庠等掖之因拉殺玢血濺寢門左右皆散走晟立以道

庠為功臣領英州刺史出入宮中賞賜優厚既得志頗

誅殺勲舊功臣劉思潮等皆相次被誅道庠不自安特

進鄧伸與璠有舊嘗遺道庠漢紀問其意伸咤曰憨獠

此書有韓信彭越事審讀之道岸大思遂謀亂事未及發而晟覺之乃收道岸仲下獄翌日同斬於市悉夷其族以右僕射王翺為英州刺史使人殺之于路五年晟

弟洪弼洪道洪益洪濟洪簡洪建洪暉洪照同日皆見殺六年遣工部郎中知制誥鍾允章聘楚以求婚楚不許允章還晟曰馬公復能經略南土乎是時馬希廣新立希萼起兵武陵湖南大亂允章具言楚可攻之狀晟乃遣巨象指揮使吳珣內侍吳懷恩攻賀州已克之楚人來救珣鑿大阱于城下覆箔于上以土傅之楚兵逼城悉陷阱中死者數千楚人皆走珣等攻桂州及連宜嚴梧蒙五州皆克之掠全州而還

九國志吳懷恩番禺人事龔為內府局丞

性謹愿典宿衛二十餘年未嘗有小過玢襲位遷內常侍玢好宴樂東西兩教坊伶官千餘人常晝夜出入宮中懷恩屢言於玢曰今禁中自有簫韶府內樂百餘人皆善音律夜宴用此足矣焉用教坊若夜雜入禁中不拘闌籍恐姦人竊發不可不慎玢不聽未幾果為陳道庠所弒晟襲位授宮闈諸衛押番乾和六年加開府儀同三司西北面招討使與指揮使吳珣領兵侵楚親冒矢石半歲間取梧州六州之地以功加濮陽縣公大寶中王師取柳連銀懼以懷恩為桂州團練使令治戰艦懷恩馭下方嚴臨事精至每舟成必自臨視材有良窳不等及制度疏略不如法者必撈役工役者多怨之又造龍舟十以備張親征舟成懷恩以綿羈其手徧捫鈎楯匠區彥希在側運斤斬之首墮船中左右皆驚走後數日擒彥希斬於市懷恩治兵嚴整所至輒有功及被害國人九年冬又遣內侍潘崇徹攻柳州李景兵亦在

與崇徹等遇戰大敗景兵于宜章遂取柳州

九國志潘崇徹南海

人事龔為內侍省局丞頗知書有鈐略乾和中晟遣崇徹率兵攻柳州時江南將邊鎬據湖南發兵來援相遇

於宜章崇徹令步將康崇保分兵為兩翼以掩賊江南
兵大敗遂克郴州明年潭州節度使王逵率兵五萬來
復郴州晟遣崇徹登壕而望喜曰此成擒也乃縱兵擊之
潭人大敗達僅以身免桂州吳懷恩為部下所殺遣崇
徹代領其眾加西北面招討使歲餘以飛語見疑於崇
就誅之崇岳至崇徹知其意悉以所部兵自衛崇並衣
岳不致發還以白銀日崇徹日夕領兵大怒會崇徹單
錦繡吹玉笛為長夜之飲不問軍政張大怒會崇徹單
騎來歸束身請罪張釋而不問但奪其兵柄自是常快
快及王師圍賀州刺史陳守志告急於張召大臣議皆
請以崇徹領兵以拒王師崇徹難之辭以目疾張怒曰
何須崇徹伍彥柔獨無方略耶乃以彥柔代領其眾彥
柔至賀州為王師所擒賀州陷張憂迫計無所出乃加
崇徹內大司馬步軍都統領眾三萬屯賀江會王師徑
趨韶州崇徹但擁眾自保不為之援王師度馬徑崇徹
請降從張歸朝太祖知其事特赦崇徹以為汝州別駕
卒

晟益得志遣巨艦指揮使暨彥贊以兵入海掠商人

金帛作離宮游獵故時劉氏有南宮大明昌華甘泉玩

華秀華玉清太微諸宮凡數百不可悉紀清異錄南漢

宮人望明窗以候曉宮人謂之候窗監鍾允章碧落
洞天雲華御室記大漢亭國之三十有三祀龍集已酉
季冬冀開十四葉上以萬機有暇四海無波時屬祈寒
節當冬符九卿扈駕百司隨鑾巡英州舍于闐石翼日
排仙仗整翠華羽衛星羅旗幢雲布嶽靈警蹕風伯清
塵上衣龍章絳袍曳鳳文翠綬佩流黃縷金之劍御靈
飛凌岷之輿幸茲盤龍石室者也伏惟大聖文武元德
大明至道大廣孝皇帝陛下聖惟天縱功格帝堯味道
探元章真元之化端拱垂袞返淳朴之風百度惟貞九
圍承式因訪清虛之景爰追汗漫之遊斯山之勝概也
得非元化與機巨靈運智丹臺璿室真為上帝之居乳
竇芝房宛是長生之境白犬吠而壺天晝永幽禽語而
洞壑雲深神草含華元泉瀉瑞于是拂石牀而設御停
玉輦以凝旒遂感龜鶴呈祥河宗效器俄頃有一道流
衣短褐歛容而至自稱野人本無姓名云昔時葛先生
于此石室鍊丹砂藥成息焰躡雲而舉今野人且伏火

延神秘丹于靈符并云後五百載當有真人降此子宜
 以其還丹呈獻昨略算之起重光單闕之歲迄屠維作
 噩之年將四百九十紀果今金德主來幸驗真君之言
 明矣野人因匍匐而來上喜聞所陳問仙者靈丹何在
 野人曰咫尺耳遂捫蘿於峭壁中取出一小石函函上
 有金書古篆題九蛻之丹內有仙丹七粒大如黍粟光
 影射人仙者開函取丹躬自持獻野人遽旋踵隱入石
 縫間罔知厥止時有近臣奏曰聖上德契元微感茲靈
 異尚以兆民係念四海為心雖獲還丹未宜輕服於石室
 所奏遂屏去左右乃召從臣吳懷恩捧丹隨御於石室
 深窈處鑿石秘之眾莫知矣擇日亟命道眾設壇塲陳
 齋醮以申告謝靈貺由是龍顏開豁圓蓋舒情緩撫瑤
 琴弄流泉之激越親灑宸翰奮睿思之縱橫奏九成之
 簫韶煙霞縹緲感百獸之率舞洞府喧闐羣后子來皆
 朝於禹會眾仙萃至競祝於堯齡微臣榮列紫垣獲隨
 鑾輅紀仙靈秘奧之事媿乏好辭頌聖朝煥赫之功慙
 無麗藻拜承綸旨伏積兢惶武溪集韶州月華山花
 界寺傳法住持記當劉氏稱漢於南海也有實智禪僧
 清裔者自範金銅羅漢像十八軀進獻劉主中宗因得
 延見引問之際器識高遠劉主乃於碧玉殿備浮圖氏

威儀俾裔升正座說法其主自處西嚮聽之仍俾奉羅
 漢像自銓勝地以圖熏脩乃即招提故基置寺以國命
 賜名龕其像至官者林延遇宮人盧瓊仙內外專恣為殺
 戮晟不復省嘗夜飲大醉以瓜置伶人尙玉樓項拔劍

斬之以試劍因并斬其首明日酒醒復召玉樓侍飲左
 右白已殺之晟歎息而已十年湖南王進達以兵五萬
 率溪洞蠻攻郴州潘崇徹敗達于蠓石斬首萬餘級十
 一年晟病甚封其子繼興衛王璇興桂王慶興荆王保
 興祥王崇興梅王十二年晟親耕藉田交州吳昌濬遣
 使稱臣求節鉞昌濬者權子也權自龔時據交州龔遣
 洪操攻之洪操戰死遂弃不復攻權死子昌岌立昌岌

卒弟昌濬立始稱臣于晟晟遣給事中李璵以旌節招之璵至白州昌濬使人止璵曰海賊為亂道路不通璵

不果行晟殺其弟洪邈十三年又殺其弟洪政于是龔

之諸子盡矣五國故事晟晚年猜忌功臣宗室誅戮相繼每誅親族其子皆鳩死女有色遂置嬪

御之列晟之所為雖蠻夷不足以論顯德三年世宗平

江北晟始惶恐遣使脩貢于京師為楚人所隔使者不

得行晟憂形于色又嘗自言知星末年月食牛女間出

書占之歎曰吾當之矣因為長夜之飲十六年卜葬域

于城北運甓為壙晟親臨視之是秋卒年三十九諡曰

文武光聖明孝皇帝廟號中宗五代史及湖南馬氏昆弟尋戈晟因其釁遣兵

攻桂林管内諸郡及柳連梧賀等州皆克之自此全有

南越之地周顯德五年秋八月晟以疾卒偽諡曰文武

光聖明孝皇帝廟號中宗陵曰昭陵是歲晟以六月望

夜宴于甘泉宮是夕月有蝕之測在牛女之度晟自覽

占書既而投之地曰自古豈有長存者乎因縱長夜之

飲至是而卒雲門山碑中宗文武光聖明孝皇帝

陵曰昭陵子銀立東都事略晟造鐵牀之獄聞湖南馬氏兄弟之隙遂起兵取桂林柳賀之

地晟卒子銀立銀初名繼興封衛王晟卒以長子立改元曰大寶五代史銀

晟長子也偽封衛王晟卒乃襲偽位時年十七改元為

大寶光孝寺鐵塔記大漢皇帝以大寶十年丁卯歲

敕有司烏金鑄造千佛寶塔一所七層并相輪蓮華座

高二丈二尺保龍有慶祚鳳歷無疆萬方咸底於清

平人表永承於交泰善資三有福被晟性剛忌不能任

四恩以四月乾德節設齋慶譜謹記臣下而獨任其嬖倖宦官宮婢延遇瓊仙等至銀尤愚

以謂羣臣皆自有家室顧子孫不能盡忠惟宦者親近

可任遂委其政于宦者龔澄樞陳延壽等至其羣臣有

欲用者皆闔然後用澄樞等既專政銀乃與宮婢波斯

女等淫戲後宮不復出省事五代史銀性庸懦不能治其國政事咸委于闔宦復

有宮人具冠帶預職官理外事者由是綱紀大壞清

異錄劉銀僭立奢麗自恣在室中自稱蕭間大夫又

嶺南荔枝固不逮閩蜀劉銀每年設紅雲宴正紅荔枝

熟時又劉銀昏縱角出得波斯女年破瓜黑腫而慧

艷善淫曲盡其妙延壽又引女巫樊胡子自言玉皇降

銀嬖之賜號媚猪

胡子身銀于內殿設帳幄陳寶貝胡子冠遠遊冠衣紫

霞裾坐帳中宣禍福呼銀為太子皇帝國事皆決于胡

子盧瓊仙龔澄樞等爭附之胡子乃為銀言澄樞等皆

上天使來輔太子有罪不可問五國故事銀委政內官龔澄樞及方士盧瓊仙

又引巫樊胡子妖言以尚書左丞鍾允章參政事深嫉

陳禍福由是內外淫亂之數請誅宦官宦官皆仄目二年銀祀天南郊前三日

允章與禮官登壇四顧指麾宦者許彥真望見之曰此

謀反耳乃拔劍升壇允章迎叱之彥真馳走告允章反

銀下允章獄遣禮部尚書薛用丕治之允章與用丕有

舊因泣下曰吾今無罪自誣以死固無恨然吾二子皆
幼不知父冤俟其長公可告之彥真聞之罵曰反賊欲
使而子報仇耶復入白銀并捕二子繫獄遂族誅之陳
延壽謂銀曰先帝所以得傳陛下者由盡殺羣弟也勸

銀稍誅諸王。銀以為然，殺其弟桂王璇。興是歲建隆元年，銀將邵廷瑁言于銀曰：漢乘唐亂居此五十年，幸中國有故，干戈不及而漢益驕于無事，今兵不識旗鼓而人主不知存亡，夫天下亂久矣，亂久而治自然之勢也。今聞真主已出，必將盡有海內，其勢非一天下不能已。勸銀脩兵為備，不然悉珍寶奉中國，遣使以通好。銀惜然莫以為慮。惡廷瑁言直深，恨之。四年，芝菌生宮中，野獸觸寢門苑中，羊吐珠井旁，石自立，行百餘步而仆。樊胡子皆以為符瑞，諷羣臣入賀。五國故事：銀踵父之奢，立萬政殿，飾一柱，凡用銀三千兩，又以銀為殿，太間以雲母，無名之費，日有千萬。末年野蕈生於宮殿御井石，自行百餘步，狐鳴鬼哭。

妖怪日作

至於亡國。五年，銀以宦者李托養女為貴妃，專寵托為

內太師，居中專政。

續通鑑長編建隆三年十二月南漢主納李託二女，長為貴妃，次為美人。

又皆寵拜，託為內太師。政事必先稟託，而後行。許彥真既殺鍾允章，惡龔澄樞

等居已上，謀殺之。澄樞使人告彥真反，族誅之。

續通鑑長編南

漢許彥真既殺鍾允章，益恣橫。惡龔澄樞等居已上，頗侵其權。澄樞怒，會有告彥真與先主麗妃私通者，澄樞發其事。彥真懼，與其子謀殺澄樞。樞遣兩班將軍王仁遇告彥真父子謀殺反。下獄，族誅之。七年，大

韶州雲門山大覺禪寺大慈雲匡聖宏明大師碑銘。西御院使集賢殿學士御前承旨大中大夫行左諫議大

夫知太僕寺事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臣陳守中奉敕撰。原夫真空無相劫火銷而性相何來妙法有緣元氣剖

而因緣何起造化莫能為關鍵元黃不可為種根。亂乎十號之尊，出彼三祇之劫，增莫知而減寧覩。詎究始終，望不見而名無言。孰明去住，不有中而不空。中空匪動，匪搖常寂，常樂拘留。孫之過去，去釋種圓明毗婆尸之下。

生元符合契繇是脩行道著相好業成爰授記于定光
迺度人于摩揭自是一音演說二諦宏宣開八萬法門
化三千世界大乘六而小乘九慧業難基欲界四而色
界三昏波易染所以興行六度接引四生求真者競洗
六塵脩果者咸超十地盡使昏衢之內俱萌捨筏之心
大廕人天俾居淨土其後衣纏白氍毹脫金沙示無住
之身現法藏眾教遠流于千載覺花遍滿于十方馬鳴興
住持法藏眾教遠流于千載覺花遍滿于十方馬鳴興
護法之功龍樹顯降魔之力師明帝御乾符法相承大化
無窮不可思議而自我祖承運明帝御乾符法相承大化
來圖粹容而東化金言玉偈摩騰行首譯之文鹿苑鷄
林佛朔遂身遊之化迨于魏晉迄至隋唐達理者甚多
得道者非少其如歷帝歷代有廢有興未若當今聖明
欽崇教相者也伏惟睿聖文武隆德高明宏道大光孝
皇帝陛下德參覆載道合照臨叶九五之龍飛應一千
之鳳歷承帝嚳有堯之慶鴻業敦興體下武繼久之基
聖功崛起每念八紘紛擾九土艱虞耀干戈弧矢以宣
威救生靈塗炭用文物聲明而闡教致寰宇雍熙櫛沐
忘勞鑿大禹之所未鑿造化不測開巨靈之所未開慶
雲呈而甘露垂嘉穀生而芝草出其於儒也則石渠金

馬刊定古今八索九邱洞窮淵奧其於道也則探元抱
朴得天上之妙門寶籙靈符授虛皇之秘訣於機暇既
崇于儒道注宸衷復重於佛僧是妙奉三寶於虛空福
萬民於寰宇紺宮金刹在處僧脩白足黃頭聯辰受供
而乃頻彰瑞感顯應昌期矧以韶石奧區曹溪勝地昔
西來智藥三藏駐錫于曹溪曰一百七十年後當有無
上法寶肉身菩薩於此興化學道者如林故號曹溪曰
寶林也二十八祖之心印達摩東傳三十三代之法衣
祖師南授洎六祖大師登正果之後所謂學者如林天
下高僧無不臻奏者矣大慈雲匡聖宏明大師者則別
穎一枝也大師澄澄真不渾定性自然馳記茹之高
明躡迦維之密行惠燈呈耀智劍發矧六根靜而五眼清不
染不著四果證而三明明朗自悟自脩啟禪門而定水泓
澄搜律藏而戒珠瑩澈水上之蓮花千葉清淨芬芳空
中之桂魄一輪孤高皎潔機無細而不應道有請而必
行固得百福莊嚴萬行圓滿盡諸有漏達彼無為大師
諱文偃姓張氏吳越蘇州嘉興人也生而聰敏幼足神
風不雜時流自高釋性纔逾卅歲便慕出家乃受業于
嘉興空王寺律師志澄下為上足披經譯偈一覽無遺
勤苦而成依季具尸羅于常州戒壇初習小乘次通中

道因聞睦州道蹤禪師關鑰高險往而謁之來去數月
忽一日禪師發問曰頻頻來作什麼對曰學人已事不
明禪師以手推出云秦時轆轤作什麼對曰發明微而有
理經數載策杖入闕造于雪峰會下三禮之後雪峰和
尚頗形器重之色是時千人學業四眾咸歸肅穆之中
凡聖莫測師朝昏參問寒燠屢遷昂鶴態於羣流閉禪
扉於方寸因有僧問雪峰曰其僧不明舉問師此意如何師曰兩
焉知路雪峰曰其僧不明復問何義師曰更奉三尺竹僧
斤麻一疋布僧又曰我常疑箇布衲其後頗有言句繁
復問於雪峰曰噫我常疑箇誰峰曰會遊訪諸山後雪
而不書乃於衆中密有傳授因是出會遊訪諸山後雪
峰遷化學徒問曰和尚佛法付誰峰曰遇松偃處住學
徒莫測偃者則師之法號也遺戒至今雪峰不立導未
屈于曹溪旋謁靈樹故知聖大師知聖忽以識心相見靜
本路同儔侶接延僅逾八載丁丑知聖忽一日召師及
學徒語曰吾若滅後必遇無上人為吾茶毗及戊寅歲
知聖大師順寂恰遇高祖天皇大帝駕幸韶陽至於靈
樹勅為焚焚果契前言也師是時奉詔對敬使令說法
授以章服次年又賜於本州為軍民開堂師曰目前無
說雪峰法牧守何希範禮足曰弟子請益師曰目前無

異草是日問禪者接踵其對答備傳於世師爾後倦於
延接志在幽清奏乞移庵帝命俞允癸未領眾開雲門
山構創梵宮數載而畢莫不因高就遠審地為基層軒
邃宇而湧成花界金繩而化出曉霞低覆絳帷微襯於
雕楹夕露散垂珠網輕籠于碧月匝匝盡奇峰秀嶺透
迤皆潑黛堆藍泉幽而聲激珠璣松而勢擎空碧由
是莊嚴寶相合雜香厨樞衣者歲溢千人擁錫者雲來
四表菴羅衛之林畔景象無殊耆闍崛之山中規模匪
異院主師傅表奏造院畢功勳賜額曰光泰禪院至戊
戌歲高祖天皇大帝詔師入闕朝對有容因宣問曰作
麼生是本來心師曰舉起分明帝知師洞韞元機益加
欽敬其日欲授師左右街大僧錄遜讓再三而免翌日
賜僧號曰匡真大師延駐涑旬賜內帑銀絹香藥遣迴
本院厥後常注宸衷頻加錫賚伏遇中宗文武光聖明
孝皇帝纘承鴻業廣布皇風廓靜九圍常敬三寶復降
詔旨命師入于內殿供養月餘仍賜六銖衣錢絹香藥
等却旋武水并題賜塔院額曰瑞雲之院實光之塔師
禪河浩淼聞必驚人有問禪者則云正好辨有問道者
則云透出一字有問祖師意者則云日裏看山凡所接
對言機大約如此了義元遠法藏幽微化席一興歲華

三紀師于生滅處在色空中來若鳳儀作僧中之異瑞
去同蟬蛻為天外之浮雲於屠維作噩之歲四月十日
寢膳微爽動止無妨忽謂諸學徒曰來去是常吾當行
命侍者奉湯師付湯碗於侍者曰第一是吾著便
第二是汝著便亟令脩表告別君王乃自札遺誠曰吾
滅後不得教俗著孝衣哭泣備喪車之禮則違我
也付法于白雲山實性大師志庠其日子時瞑目怡
顏疊足而化嗚呼化緣有盡示相無生端然不壞之身
寂爾歸真之性惠海雖乾於此散學徒感極瞻雁塔以
雲慘澹以低垂衆鳥悲鳴而散學徒感極瞻雁塔以
衡哀門客戀深拜禪龕而雪涕以當月二十有五諸
山尊宿四界道俗送師入塔壽齡八十六僧膺六十六
香飄數里一隅護法龍神出虛空而閃爍受戒陰
騰現髣髴之形容其後諸國侯王普天僧衆聞師圓寂
競致齋羞而後一十七年我皇帝陛下應天順人垂衣
御極順三靈而啟聖紹四葉之耿光大振堯風中興佛
法至大寶六年歲次癸亥八月有雄武軍節度推官阮
紹莊忽于夢中見大師在佛殿之上天色明朗以拂子
招紹莊報云吾在塔多時汝可言于李特進特秀華宮使
也託他奏聞為吾開塔紹莊應對之次驚覺歷然是時

李託奉敕在韶州於諸山門寺院脩建道場因是特述
斯夢脩齋事畢迴京奏聞聖上謂近臣曰此師道果圓
滿坐化多年今若託夢奏來必有顯現宜降敕命指攜
韶州都監軍府事梁延鄂同本府官吏往雲門山開塔
如無所壞則奏聞迎取入京梁延鄂于雲門山開塔
後用功開鑿菩薩相依稀旋觀蓮花香馥郁先聞須臾
寶塔豁開法身如故眼半合而珠光欲轉口微啟而珂
雪密排髭髮復生手足猶軟放神光於方丈晃曜移時
興瑞霧於周迴氤氳永日即道俗觀者數千靈異旣
彰尋乃具表聞奏敕旨宜令李託部署人舩往雲門脩
齋迎請天吳息浪風伯清塵直濟中流俄達上國敕旨
於岵嶽步駐泊登日左右兩街諸寺僧衆東西教坊四
部伶倫迎引靈龕入于大內螺鈸鏘鏘於玉闕幡花羅
筵排內帑之瓊珍饌天厨之蘊藻列砌之驪珠斛滿盈
船之虹玉花明浮紫氣於皇城靈光於清禁聖上親
臨寶輦重換法衣謂侍臣曰朕聞金剛不壞之身此之
謂也于定許羣寮士庶四海蕃商俱入內庭各得瞻禮
瑶林畔千燈接晝寶山前百戲聯香施火蓮發艷不可
紀以十月十六日乃下制曰定水澄源火蓮發艷不可

無生之理永留不朽之名萬象都捐但秘西乾之印一
真不動唯餘南祖之燈韶州雲門山證真禪寺匡真大
師早契宗乘洞超真覺雖雙林示滅十七年靡易金軀
隻履遺蹤數萬里應迴葱嶺朕顯膺歷數續嗣不圖泊
三朝而並切皈依乃一心而不忘迴向仰我師而獨登
果在沖人而良嘆嘉宜行封賞之文用示褒崇之
典可贈大慈雲匡聖宏明大師證真禪寺宜昇為大覺
禪寺重臣將命乳莫伸儀太常行禮於天墀綸誥宣恩
於雲陞固可冥垂慈賜密運神通資聖壽於延長保皇
基於廣大師在內一月餘日聖澤優渥七寶裝龕六銖
裁服頌賜所厚今古難倫當月二十九日宣下李託部
署却迴山門有參學小師雙峰山長老廣悟大師賜紫
竟欽溫門山感悟大師契本雲門山上足小師應悟大
師常寶等同部署真身到闕亦在內庭受供恩渥異常
其諸上足門人常厚等四十餘人在京小師悟明大師都
諸方或性達禪機或名高長者或典謨法教或領袖
監內諸寺賜紫常一等六十餘人或與紀實法教以難袖
沙門臣才異披沙學同鑄水虔磨鳳旨紀實法教以難袖
愧匪雄詞勒貞珉於不朽乃為銘曰於穆大雄教敷百
億亭育二儀提携入極不滅不生無聲無色卓爾神功

昭然慧力其一化無不周道無不備法既流兮教既布
矣爰未滅樂歸乎妙理實性真宗枝分風靡其二祖祖
傳心燈燈散燭詮諦騰鑣聖賢交躅種種津梁門門杼
軸正覺廣焉尋之不足其三厥有寶林重芳一葉布無
上乘登無上機法炬腫龐尼珠煒煜拯溺迷津救焚塵
劫其四南北學徒掘衣朝夕無醉不醒無昏不釋示其
生焉來彰慧績示其滅焉歸圓真寂其五湛然不動塔
蘊寶光玉彌赫金相彌莊時乎未來我則晦藏時乎
至矣我則昭彰其六爰於明朝現茲法質如撥障雲重
舒朗日瑞應皇降福隆帝室聖覽賴祥恩頌洋溢其七
三翼沿派千里請迎來丹闕設有三清金銀羅列瓊
璧堆盈俄生紫氣潛覆皇城其八日陳供席夜奏笙歌
施億寶貝捨萬綺羅神傾蒼藹天降曼陀前佛後佛顯
應斯多其九明明聖君仁仁慈主聖比和風慈同甘雨
祚與天長教將地固勒之真珉永芳千古其十維大寶
七年歲次甲子四月丁未朔列聖宮使甘泉宮使秀華
宮使翫華宮使開府儀同三司行內侍監上柱國臣李
託玉清宮使德陵使龍德宮使開府儀同三司行內侍
監上柱國武昌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臣龔澄樞承旨
建右街大乾亨寺內殿供奉講論兼表白意法大師賜

紫沙門臣行脩奉敕書右龍虎軍控鶴將軍陪戎副尉
臣孔延謂臣孔延津臣陳延朗臣鄧懷忠等鑄字碑在
韶州府乳源縣雲門山王師南伐克郴州晟所遣將暨彦贊與其

刺史陸光圖皆戰死餘眾退保韶州銀始思延瑁言遣

延瑁以舟兵出洗口抗王師會王師退舍延瑁訓士卒

脩戰備嶺人倚以為良將有譖者投無名書言延瑁反

銀遣使者賜死士卒排軍門見使者訴延瑁無反狀不

能救為立祠于洗口九國志邵延瑁循州人幼為黃門給事禁中言論峭直與羣閣異及

長有文武材幹博覽書史尤善騎射玠襲位為內謁者

遷內府局令總宿衛兵軍務嚴整尤重儒士有自遠方

來者延瑁必先見之為具賞糧而後引薦多被任用大

寶中遷內常侍時銀春秋已長而未知稼穡荒于游宴

人心危懼延瑁每從容言曰男兒十五奪父志今宗社

安危繫於陛下願加檢慎銀建禹餘宮在城東南六十

里山水奇絕銀避暑多往焉延瑁雅所愛尚因請解兵

職願為宮使銀從之而令典兵如故延瑁以諸戎器不

甚犀利弓弩不能及遠甲鎧銷薄不可以禦大敵乃為

樣親督工匠造之累言于銀曰中國亂離久矣我先朝

乘其間故有南越之地五十年來嶺表無事師之耳目

不識旗鼓今中國已有真主陛下未嘗遣一介之使馳

咫尺之書珠貝犀象璫瑁翠羽積于內府歲久而不可

較陛下未嘗以脩聘一旦兵至何以禦之銀懵然不以
為慮七年王師克郴州招討使暨彦贊戰死王師乘勝
取連州銀始懼乃加延瑁開府儀同三司東南面招討
使以舟師屯洗口王師既退延瑁撫循將士招輯亡叛
境上肅然稱為良將因繕治甲兵親加訓練將復郴連
會同列者嫉之投匿名書言延瑁將圖不軌銀信之遣
使賜延瑁死士卒排軍門爭入對使者哀訴言延瑁無
反狀請加考驗弗許軍民冤痛為立廟於洗口至今祀
之南海古蹟記鎮象塔在東莞西南漢禹餘宮使邵
延瑁造延瑁劉氏愛將嘗告劉銀曰漢承唐亂幸天下
有故干戈弗及漢渡驕今諸國悉珍寶奉中國漢不可
後否則宜歛兵自守已而宋師至延瑁八年交州吳昌
將舟師出洗口銀疑延瑁必叛殺延瑁

文卒其佐呂處珙與峯州刺史喬知祐爭立交趾大亂

驩州丁璉舉兵擊破之銀授璉交州節度東都事略交趾本南粵之地

漢武帝平南粵分其地為儋耳朱厓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凡九郡置交趾刺史以領之後漢廢郡置州煬帝廢州為郡唐改交州總管又改安南都護五代之際有曲承美者以土豪專有其地劉龔遣將

伐而執之并其地後有楊延藝受劉氏爵命延藝為其牙將皎公羨所殺延藝故將吳權攻交州殺公羨遂居

其地權死子昌岌立昌岌死其弟昌濬立昌濬死牙將爭立境內大亂初楊延藝以牙將丁公著攝驩州刺史

部領即其子也公著死部領繼之部領與其子璉率兵平境內部民推以為帥號曰大勝王以其子璉為節度

使凡三年璉襲父任文獻通考交趾唐武德中改交州總管府至德中改安南都護府朱梁正明中土豪曲

承美專有其地送欵於末帝因授承美節鉞時劉陟擅命嶺表遣將李和順伐承美執之乃并其土宇後有楊

延藝紹洪皆授廣南偽署繼為交趾節度使紹洪卒州

將吳昌岌遂居其位昌岌死其弟昌文承襲長編靜海節度使吳昌文其參謀呂處珙峰州刺史喬

知祐武寧州刺史楊暉牙將杜景碩等爭立交趾十二州大亂寇盜羣起始楊延藝為靜海節度使遣牙將丁

公著攝驩州刺史公著死子部領繼之於是部領與其子璉同帥兵三萬人擊破珙等境內以安自立為萬勝

王以璉為靜海節度使告九年南海民妻生子兩首四南漢南漢主因而授之

臂是時太祖皇帝詔李煜諭銀使稱臣銀怒囚煜使者

龔慎儀續通鑑長編初王師克柳州獲南漢內品十餘人續通鑑長編初王師克柳州獲南漢內品十餘

南為何官對曰為扈駕弓官乃授以弓矢延業極力控

弦不開上笑因問其國政事延業具言累世奢侈殘酷

之狀上驚駭曰我當拯此一民於道州刺史王繼勳言劉鋹肆為昏暴民被其毒又數出寇邊請王師

南伐上猶未欲亟加以兵乃命唐王諭意令南漢主先以湖南舊地來獻唐主遣使致書南漢主不從陸游

南唐書龔慎儀後主諭劉鋹令奉正朔後主乃遣慎儀持南漢未決詔後主諭劉鋹令奉正朔後主乃遣慎儀持

書使南漢書曰僕與足下叨累世之盟雖疆畿阻闊休
戚實同敢奉尺書敬布腹心昨大朝伐楚足下疆吏弗
靖遂成釁隙初為足下危之今倣邑使臣入貢皇帝幸
以此宣示曰彼若能幡然改圖單車之使造廷則百萬
之師不復出矣不然將有不得已者僕料大朝之心非
貪土地也怒人不賓而已且古之用武不計強弱大小
而必戰者有四父母宗廟之讐一也彼此烏合民無定
心二也敵人有進不捨我退無守路戰亦亡退亦亡三也
彼有敗亡之勢我乘進取之機四也今足下與大朝無
是四者而坐受天下之兵決一且之命安國家利社稷
者固如是乎夫強則南面而王弱則玉帛事大屈伸在
我何常之有違天不祥好戰危事天方相楚尙未可爭
而况今日之事邪地莫險乎劍閣而蜀亡矣兵莫強于
上黨而李筠失守矣竊意足下國中必有矜智好謀之
臣獻尊主強國之策以謂五嶺之險非可遽前堅壁清
野絕其饜道依山阻水射以強弩彼雖百萬之兵安能
成功不幸而敗則輕舟浮海猶足自全豈能以萬乘之
主而屈于人哉此說士之常談可言而不可用異時王
師南伐水陸並舉百道俱進豈暇俱絕其饜道盡保其
壁壘或用吳越舟師自泉州航海不數日至足下國都

矣人情恟恟則舟中皆為敵國忠義效死之士未易可
見雖有巨海孰與足下俱行乎敢布腹心惟與大臣熟
計之史官脩撰潘佑之辭也錢得書怒囚慎儀不遣後
主表聞太祖遂決興師南漢平乃得歸後主之亡也慎
儀為徽州刺史會昭武留後盧絳聞國破提兵自宣州
欲入福建過歙慎儀閉城拒守絳怒曰慎儀吾故人何
為見拒遣禪將馬雄攻之慎儀朝服而出為雄所害
青箱雜記慎儀亦仕江南為尙書禮部侍郎崇政殿學
士嘗奉使嶺表劉主囚之踰年不遣慎儀憂悸不知所
出乃然頂禱佛願捨宅建寺庶遂生還未幾劉主女病
譖語曰且急遣龔慎儀歸國不然我即死劉主懼遣之
慎儀尋歸以宅為寺即今邵武玉堂里香嚴寺是也江
南平以慎儀為歙州刺史盧絳領叛兵數千人入其城
慎儀坐黃堂治事有絳部曲小校熊進直前刃之舉族
遇害惟二女弗忍殺攜以自隨比入閩中二女猶記憶
鄉里至玉堂香嚴寺徘徊不前曰此是我家就死足矣
絳即殺之里老言慎儀為兒時戲于道傍有胡僧過目
之曰此兒骨法亦貴但恨有凶相恐不得令終竟如其
言
十三年詔潭州防禦使潘美出師師次白霞銀遣龔

澄樞守賀州郭崇岳守桂州李託守韶州以備九國志

番禺人宮媪梁鸞真之養子也幼為闈人以慧黠聞乾

和中為內侍監張襲位遷內侍中太微宮使大寶十二

年王師來伐都統李承渥以全師出韶陽為王師所敗

張震駭顧諸將士無可使者鸞真即薦其子可用乃以

為招討使與大將楊廷曉統眾六萬守馬遙去番禺裁

百餘里王師已過龍頭翌日入馬遙去我寨十里游騎

據雙女山直瞰我軍頻摩壘挑戰崇岳本無將材所統

之眾皆韶英敗卒絕無鬪志廷曉欲出戰崇岳不從但

堅壁自守晝夜禱祀鬼神而已王師繼至廷曉謂崇岳

曰北師乘席卷之勢其鋒不易當也吾士旅雖眾然皆

傷痍舊卒今不驅策而前將坐受其斃亡無日矣于是

領前軍據水而陣令崇岳殿後禦其奔衝既而王師濟

水廷曉力戰而死崇岳奔入營王師攻之初一夕南風

甚厲至是北風大起王師縱火燒寨崇岳大敗死于亂

尸之是歲秋潘美平賀州十月平昭州又平桂州十一

月平連州張喜曰昭桂連賀本屬湖南令北師取之足

矣其不復南也其愚如此十二月平韶州續通鑑長編

月先是南漢舊將多以讒死宗室翦滅殆盡掌兵者惟

宦人數輩城壁壕隍但飾為宮館池樓艦噐甲輒腐敗

不治及王師次於白霞賀州刺史陳守忠遣使告急內

外震恐南漢主遣龔澄澄樞至以為必大賞資皆喜而澄

在邊多貧乏聞澄樞至以為必大賞資皆喜而澄樞惶

空詔撫諭眾皆解體王師拔馮乘前鋒至芳林澄樞惶

懼乘輕舟遁歸是月癸丑王師遂圍賀州南漢主詔大

臣議皆請以潘崇徹將兵拒王師崇徹自罷兵柄常快

映於是辭以日疾南漢主怒曰何須崇徹伍彥柔獨無

五代史記卷之五 南漢書 三七

保興率國內兵來距楊廷曉謂郭崇岳曰北軍乘席捲
之勢其鋒不可當也我士旅雖眾然皆傷瘵之餘今不
驅策而前亦坐受其斃矣庚午廷曉乃領前鋒據水而
陣遂死崇岳殿後禦其奔衝既而王師濟水延曉力戰不
勝遂死之崇岳奔還其柵潘美謂王明曰彼編竹木為
柵若篝火焚之必致擾亂因其擾亂夾擊之此萬全之
策也遂分遣丁夫持二炬間道造其柵會暮夜萬炬俱
發天大風煙埃全起南漢軍大敗崇岳死于亂兵保興
逃歸龔澄樞李託與內侍中薛崇譽等謀曰北軍之來
利我國中珍寶爾今盡焚之使得空城必不能久駐當
自還也乃縱火焚府庫宮殿夕皆盡辛未王師至白
田南漢主素服出降潘美承制釋之遂入廣州俘其宗
室官屬九十七人與南漢主皆縻於龍德宮保興初匿
民間後乃獲之有闔工百餘輩盛服請見美曰是椽人
多矣我奉詔伐罪正為此等命悉斬之美以露布告捷
已丑至京師庚寅羣臣稱賀遂賜宴五國故事張旣
為天兵所敗其下乃燔燕府庫寶貨之外其真珠至美
者凡四十有六甕焉清異錄劉張偽宮中有魚英託
鏤椰子立壺四隻各受三斗嶺海人亦以為魚英託
蓋魚腦骨燔治之可以成器青箱雜記廣南劉龔初

開國營構宮室得石識有古篆十六其文曰人人有一
山山值牛鬼絲吞骨蓋海承劉解者云人人有一大人
也山山出也值牛者龔建漢國歲在丑也鬼絲者晟龔
位歲在卯也吞骨者殺諸弟也越人以天水為趙為蓋
海指皇朝國姓也承劉者言受劉氏降也又乾和中童
謠曰羊二四日天雨至解者以羊是未之神是歲辛未
二月四日國亡天雨猶天水斥國姓又大寶未有稻田
是海中浮來上魚藻門外民聚觀之布衣林楚材見而
歎曰水魚湫湫兮當時好事或有紀其獻俘京師續通
語泊王師至潘美為部署方悟為潘字獻俘京師續通
編四月潘美遣使部送劉鋹及其宗黨官屬獻于京師
銀至公安邸吏龐師進迎謁學士黃德昭侍郎銀因問
師進何人德昭曰本國人也銀曰何為在此德昭曰高
皇帝居藩日歲貢大朝輜重皆歷荆州乃令師進置邸
於此造車乘以給餽運耳銀嘆曰我在位十四年未嘗
聞此言今日始知祖宗山河乃大朝境土也因泣下久
之既至舍於玉津園上遣參知政事呂餘慶劾問翻覆
及焚府庫之罪銀歸罪于龔澄樞李託薛崇譽上復遣
使問澄樞等此誰之謀皆俛首不對諫議大夫王珪謂
託曰昔在廣州機務並爾輩所尚火又自內中起今尙

欲推過何人遂唾而批其頰澄樞等乃引伏五月乙未朔有司以帛係銀及其官屬先獻太廟太社上御明德門遣攝刑部尚書盧多遜宣詔詰責銀對曰臣年十六僭偽號澄樞等皆先臣舊人每事臣不得自由在國時臣却是臣下澄樞等却是國主對訖伏地待罪上命攝大理卿高繼申引澄樞等却賜崇勳于千秋門外釋銀罪并其官屬禎王保興等各賜以冠帶器鞍馬尋以保興為左監門衛率府率東都事略銀初名繼興封衛王既襲位改今名改元大寶委政閣官後宮亦令冠帶與政其臣下有小過或將大用則加以宮刑作燒煮剝剔刀山劍樹之刑或令罪人關虎抵象又賦歛煩重入定其課令入海五百尺採珠所居宮殿棟宇皆以珠及玳瑁飾之淫侈無度乾德中王師南伐克郴州獲其內品十餘人有余延業者太祖見之問曰爾在嶺南何官對曰為扈駕弓箭官令取弓矢授之延業極力控弦不開太祖因笑問銀為治之迹延業備言其奢酷太祖驚駭曰吾當救此一方之民遂詔江南李煜諭銀使稱臣銀不從煜又遣其臣龔正儀使于銀銀得書遂囚正儀驛書荅煜言甚不遜煜以其書聞命潘美伐之師次白

霞銀遣龔澄樞守賀州薛崇譽守桂州李託守韶州是歲美平昭桂連賀等州又平韶州明年又平英雄二州王師將至廣州銀懼遣其臣蕭灌奉表乞降王師頓城外銀復遣其弟保興來拒戰美進師銀復遣保興詣美軍乞降不納銀盡焚其府庫以為空城謂王師不能久駐當北還也已而克廣州遂擒銀并其臣劉保興潘崇徹龔澄樞李託薛崇譽等以獻有司以帛係銀及其官屬獻太廟太社太祖御明德門受俘宣詔責銀銀伏地待罪太祖命斬澄樞託崇譽于千秋門外王壺清話擒劉銀至闕下欲獻俘太廟莫知其儀時張昭以戶部尚書致仕于家深識典故初規制皆張昭與寶儀所定太祖遣學士李瀚就問俘廟之儀庶同參酌張昭臥病口占其式以授瀚不遺一字瀚遂心服昭之該明清異錄劉銀自結珠龍九五鞍獻闕下頗甚勤勞五國故事銀至京師乃自結真珠龍鳳鞍屝以獻太祖謂羣臣曰聞銀所貢悉皆手製其所善止如此不亡何待耶赦銀為左千牛衛大將軍封恩赦侯五代史先是廣提樹一株高一百四十尺大十圍傳云蕭梁時西域僧真諦之所手植蓋四百餘年矣皇朝乾德五年夏為大

風所拔是歲秋銀之寢室屢為雷震識者知其必亡皇
朝開寶三年夏王師始議南征四年二月五日王師壓
廣州銀盡焚其府庫將赴火而死既而不能引決尋為
王師所擒舉族遷于京師皇上赦而不誅仍賜爵為恩
赦侯其後事具皇家日歷陟始自梁貞明三年僭號歷
三世四主至皇朝開寶四年凡五十五年而亡續通
鑑長編六月以劉銀為右千牛衛大將軍員外置封恩
赦侯俸外別給錢五萬米麥五十斛銀體質豐碩眉目
俱竦有口辯性絕巧嘗以珍珠駭異上給錢百五十萬
尤為精妙詔示向方諸工官皆遂習以成性倘能移于
償其直因謂左右曰銀好工巧置醜以毒臣下一日上
治國豈至滅亡哉銀在國時多置醜以毒臣下一日上
乘肩輿從十數騎幸講武池從官未集銀先至詔賜厄
酒銀疑之奉杯泣曰臣承祖父基業拒違朝廷勞王師
致討罪固當死陛下不殺臣今見太平為太梁布衣足
矣願延旦夕之命以全陛下生之見太平為太梁布衣足
上笑曰朕推心置人腹安有此事命取銀酒自飲之別
酌以賜銀銀大慙頓首謝東都事略釋銀罪以為右
千牛衛大將軍封恩赦侯保興為右監門率府率太祖
嘗幸講武池銀先至賜以卮酒銀疑其醜泣曰臣承祖

父基業違拒朝廷勞王師致討罪固當誅陛下不殺臣
今見太平得為大梁布衣足矣願延旦夕之命以全陛
下生成之恩臣未敢飲此酒太祖笑曰朕推赤心置人
腹中安有此事取而自飲之別酌賜銀銀大慙頓首謝
遷左監門衛大將軍封彭城郡公太平興國初封衛國
公太宗將討太原召近臣宴飲銀與焉自言朝廷威靈
及遠四方僭竊之主今日盡在坐中且夕平太原劉繼
元又至臣率先歸朝願得執梃為諸國降王之長太宗
大笑其談諧皆此類也卒年三十九贈太師南越王初
龔命日者筮國祚遇復之豐日將五十五年乎其後果
然清異錄南漢僭創小國乃作平頂帽自冠之由是
風俗一變皆以安豐頂為尚又南漢地狹力貧不自
揣度有欺四方傲中國之志每見北人盛誇嶺海之強
世宗遣使入嶺館接者遺茉莉文其名曰小南強及本
朝銀主面縛偽臣到闕見洛陽牡丹其後事具國史原
大駭歎有搢紳謂曰此名大北勝
隱興滅年世諸書皆同蓋自唐天祐二年隱為廣州節
度使至宋開寶四年國滅凡六十七年舊五代史以梁
貞明三年龔僭號為始故曰五十五年爾續通鑑長
編開寶五年五月詔廢嶺南道媚川都選其少壯者為

靜江軍老弱者聽自便仍禁兵不得以采珠為業先是
劉鋹於海門鎮募兵能采珠者二千人號媚川都凡采
珠必以石繩索繫於足而沒焉深或至五百尺溺死者
甚眾銀所居棟宇皆飾以玳瑁珠翠窮極侈靡及王師
至并府庫悉焚之於是潘美等於煨燼中得所餘玳瑁
真珠來獻且言采珠危苦之狀上亟命小黃門持示宰
相速降詔罷之北宋編年五月廢媚川都先是劉鋹
於海門鎮募兵能采珠者三千人號媚川都歲溺死者
甚眾銀所居皆飾以玳瑁珠翠至是詔罷之澠水燕
談錄劉鋹據嶺南兵置八千人專以採珠為事日媚
川都每以石種其足入海至五百尺溺而死者相屬
也久之珠充積內府所居殿宇梁棟簾箔率以珠為飾
窮極華麗后王師入一火而盡藝祖廢媚川黥其壯者
為軍老者放歸田里仍詔百姓不得以採珠為業北
宋編年初劉鋹私制大量重斂於民每石輪耗二升
石八斗運使王明上言乃革之每石輪耗二升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五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六

廬陵歐陽脩撰

徐無黨原注

南昌彭元瑞注

劉鳳誥排次

楚世家第六

馬殷字霸圖許州鄆陵人也

五代史馬殷字霸圖許州鄆陵人也少為木工

楚新錄馬氏諱殷上蔡人也自云伏波之後

唐中和三年蔡州秦宗權遣孫

儒劉建峯將兵萬人屬其弟宗衡略地淮南殷初為儒

裨將宗衡等攻楊行密于揚州未克梁兵方急攻宗權

宗權數召儒等儒不欲還宗衡屢趨之儒怒殺宗衡自

將其兵取高郵遂逐行密行密據宣州儒以兵圍之久

不克遣殷與建峯掠食旁縣儒戰敗死殷等無所歸乃
推建峯為帥殷為先鋒轉攻豫章略虔吉有眾數萬乾
寧元年入湖南次醴陵潭州刺史鄧處訥發邵州兵戍
龍回關建峯等至關降其戍將蔣勛建峯取勛鎧甲被
先鋒兵張其旗幟直趨潭州至東門東門守者以為關
兵戍還開門內之遂殺處訥九國志鄧處訥邵州龍潭
少為州兵累遷至軍校
唐乾符中從閔頊征蠻於安南黃巢之亂盜殺潭州觀
察使李巢城中無主會頊自安南回以所部兵駐郡中
傳檄諸州同捍寇盜境內以安遣使奉表於朝詔以頊
為檢校右僕射欽化軍節度使潭州刺史處訥從頊久
在安南及是欲歸邵州省其親族頊回署處訥為邵州
兵馬留後未幾衡州刺史周嶽舉兵襲頊殺之因據長
沙處訥縞素發哀召集將吏論之曰閔僕射駐軍長沙
親捍寇盜布衣糲食以養士卒救民於塗炭恩德厚矣

不幸為鼠輩所圖今欲與諸君問罪於周嶽可乎眾皆
曰留後為善人雪冤敢不從命乃以精卒二千襲嶽殺
之梟首於東市遂據其城慰撫將吏中外胥悅時景福
二年也既而州人以狀聞於朝廷詔以處訥為湖南節
度兵馬留後乾寧元年劉建峯領眾自豫章處訥遣
其鄉豪首蔣勛等率步卒三千斷龍回關殷先至關召
勛等諭以禍福仍許奏授官秩勛眾皆喜是夕乃棄鎧
甲旗幟潰邵州明日建峯令前鋒兵盡被邵軍鎧甲張
旗幟直趨潭州薄城東門守陴者不之覺且謂邵軍之
回也門啟前鋒兵徑趨府中將吏驚走是日處訥內宴
集僚屬了無備禦裨將宋全建峯自稱留後僖宗授建
節就擒處訥斬於長史橋側
峯湖南節度使殷為馬步軍都指揮使蔣勛求為邵州
刺史建峯不與勛率兵攻湘鄉建峯遣殷擊勛于邵州
三楚新錄唐末僱亂所在豪俠競起時殷方處卒伍之
列隨渠帥何氏南侵長沙據之殷戰頗有功何乃擢為
裨將且命為邵州刺史殷建峯庸人不能帥其下常與
寬厚大度能得士之死力

部曲飲酒謹呼軍卒陳贍妻有色建峯私之贍怒以鐵

搥擊殺建峯北夢瑣言唐天復中湖南節度使劉建峯

戲恥而發怒伺便以蒺藜擊殺之馬氏有軍中推行軍

司馬張佶為帥五代史張佶不知何郡人也唐乾寧初

劉建峯據湖南獨邵州不賓命都將馬

殷討之期歲未尅而建峯為部下所殺軍亂鄰寇且至

是時佶為行軍司馬屬潭人謀帥曰張行軍即所奉也

佶不得已而視事旬日之間威聲大振寇亦解去乃謂

將吏曰佶才能不如馬公况朝廷重藩非其人不可因

以牘召殷殷亦不疑稟命而至佶受拜謁禮畢命升階

讓殷為帥佶即趨下率眾抹賀乃自請率師代殷攻邵

州下之復為行軍司馬垂二十年殷果立大勳甚德佶

開平初殷表佶為朗州永順軍節度使累加檢校太傅

同平章事乾化元年夏四月卒于位詔贈侍中

志張佶京兆長安人少通經史咸通初以明經中第累

遷宣州從事秦彥牧宣城陰養亡命將圖江淮而凶暴

多忌不為吏民所信佶慮其害已乃辭疾去職將歸京

師至汝陽值秦宗權阻兵佶往依之宗權與語大悅署

為行軍司馬會宗權叛遣眾四出屢為梁祖所破佶謂

敵有武畧事殷為軍校希範襲位遷永州刺史天福中乃卒 信將入府乘馬輒蹠齧

傷佶髀佶臥病語諸將曰吾非汝主也馬公英勇可共

立之諸將乃共殺贍磔其屍遣姚彥章迎殷于邵州

志姚彥章字繼徽汝南人少儻有武畧乾符中黃巢

盜起秦宗權召募豪俊以彥章隸帳下善用鐵槊重百

餘斤每上馬盤辟疾如旋風觀者壯之隨孫儒渡淮拔

廣陵儒死宣城隨劉建峯入湖南領廳直軍最被親信

及建峯遇害張佶傷髀不能視事佶與彥章首議迎殷

遂遣彥章率所部逆殷於邵州殷初疑之猶豫未即還

彥章入白殷曰劉龍驤張行軍與足下同功一體之人

也不幸龍驤有不測之禍行軍以髀病廢是天意人望

歸於足下何遽疑也殷釋然遂令彥章統眾先歸國內

既定翌日殷至代立以功遷長直都指揮使彥章建議

平嶺北七州薦李瓊為游奕使桂州平奏授靜江軍行

軍司馬監軍府事遷檢校工部尚書橫州刺史容南龐

巨昭歸欵彥章率兵迎之遷寧遠軍節度使清泰中加兼侍中

事殷建國拜左相遷昭順軍節度使清泰中加兼侍中

卒 殷至佶乘肩輿入府殷拜謁于庭中佶召殷上乃率

將吏下北面再拜以位與之時乾寧三年也唐拜殷潭

州刺史 三楚新錄何氏卒諸將在外者皆擁兵歸以爭

者謂之知禮未幾眾軍各殺其帥使人共迎殷為主初

眾軍之迎殷也值夜殷甚疑懼欲拒而不行將曉忽睹

一人黑色而貌甚雄偉手執大棒躬趨進報曰軍國內

柳衡道永六州皆下之

九國志秦彥暉上蔡人宗權之族弟父轍仕郡為牙校彥暉少

抗勇有知畧宗權將敗族人懼禍彥暉請隨族兄宗衡討揚州宗衡為儒所害彥暉從儒攻宣州儒敗又從劉

建峯入湖南為捉生指揮使光化中殷將平嶺北以彥暉及李瓊為七州游奕使率兵平桂林虜劉士政以功

奏遷檢校太保天祐末淮將劉存劉威領戰棹攻湖南殷以彥暉為在城都指揮使領兵三萬以禦之彥暉潛

艘艦於上流以待淮人又遣副指揮使黃璠分戰棹三百艘潛瀏陽口存以舟師至越隄屢戰不利乃遣使送

書於殷以請和殷欲許之彥暉曰淮人多詐將緩我師而為變不可信也使者回以其言白存時彥暉與存對

水為陣存登岸遙呼彥暉曰我降矣而公弗許古人有言殺降不祥公豈不為子孫計彥暉怒曰賊踞吾城下

而不擊奚顧子孫耶乃鼓譟齊進淮人大敗擒劉存至夕陽口列戰艦橫絕大江合擊之淮人遁走黃璠自瀏

劉威以輕舸遁去彥暉親戮其裨校百餘人以功奏加檢校太傅開平三年領兵攻朗州殺其將區景思擒節

度使雷彥恭及其宗屬雷彥雄等七人以歸朗州平遷道州刺史乾化中代歸卒 又李瓊蔡州汝陽人少以

翹勇選隸秦宗權帳下後隨孫儒渡淮儒敗又從劉建峯入湖南為親從都裨校殷代立遷本軍指揮使時湖

外初霸土宇未廣議者復請規取嶺北七州之地乃命瓊與秦彥暉為七州游奕使張國英李唐為之副兵克

永道柳連四州因水陸齊進屯全義嶺時桂州劉士政遣副使陳可璠營嶺下指揮使王建武營秦城以拒我

師彥暉三戰不利會全義民請為鄉導瓊詰之對曰此去西南有古路背嚴關抵秦裁五十里雖生荆棘可通

單騎瓊乃白彥暉請以步卒三百騎兵六十以巨槩長劍銜枚夜襲秦城至建武營纔三鼓矣時營中士卒不

虞我師之至皆熟寢令騎兵分布柵外自以牛草蒙柵門踰入士卒隨之營中亂自相蹂躪斬首百餘級眾遁

走擒建武而歸遲明至大寨孫建武以素練示可璠營中可璠不知我師已破秦城寨猶鼓譟未信乃斬建武

投首營中士卒震駭彥暉因其驚擾以全軍擊破之擒千人討桂林若分兵以送降者前有大敵何以當之此

敗軍烏雜其心不一不如殺之以全軍直趨桂林此席卷之勢也於是盡坑降兵自秦城以南猶有二十餘柵

皆迎風而潰瓊以先鋒兵躡之比至桂林殺戮萬計遂

圍其城九日而士政降彦暉班師殷以瓊為桂州刺史令經畧嶺南遂襲容州降龐巨昭明年又與呂師周克昭賀梧三州瓊魁岸多力每食肉十餘斤踞案大嚼耽耽然軍中號曰李大蟲先是桂林兒童聚戲衢路中忽相驚走曰大蟲來大蟲來至是果應瓊治桂林三年招納逋遁法令寬簡吏民便之開平中卒於治所年六十入湖湘故事龐巨曦本唐末邕容等州防禦使聞馬氏令公以征南步軍指揮使李瓊知桂州軍事領兵士收服嶺外昭梧象柳宜蒙賀桂等州巨曦聞此雄勢謂諸首領曰李瓊有破竹之勢若長驅兵馬此來侵吞吾境其將奈何時容南指揮使莫彥昭對曰李瓊兵馬其勢已雄必然輕敵今欲燒毀城內軍儲且各入山峒拋州城與李瓊候纜入州却依前出諸山峒兵士復攻之兼守旬月之間城內必無軍糧外無救應方可制造攻具再攻擊之必取勝也龐巨曦曰吾每至中宵獨占氣象馬氏合當五十餘年興霸湖外苟五十餘年對壘安知孰非是以憂疑不暇遂至深夜斬莫彥昭於其第明日以其故密走事宜於湖南又曰天復末甲子十有二月容南龐巨曦深慮廣南劉巖不道加害於已遂差小吏間路密持書歸款於馬氏是時湖南遣澧州刺史姚

彥章領馬步軍八千徑往容南巨曦遂帥萬餘眾歸於馬氏又曰高州防禦使劉昌魯以廣南先主劉巖欲并吞嶺外數召昌魯欲籍沒其家族昌魯知之乃刺血寫書投馬氏具述懸急湖南遂遣捉生指揮使張可求部轄兵馬於界首應接一桂管劉士政懼遣其將陳可璠行三千餘口歸於馬氏

王建武等率兵守全義嶺殷遣使聘于士政使者至境上可璠等不納殷怒遣瓊等以兵七千攻之擒可璠等及其兵二千餘人悉阮之遂圍桂管虜士政盡取其屬

州殷表瓊桂管觀察使錦繡萬花谷後集南部新書李瓊鎮桂管奏柳璧為觀察判官

軍政不愜璧極言不納拂衣而去桂府尋亂稽神錄

江西南有李令者累任大邑假秩至評事世亂年老無復宜情築室於廣陵法雲寺之西為終焉之計常夢東草

加首口銜一刀兩手各持一刀入水而行意甚異之俄而孫儒陷廣陵儒部將李瓊屯兵於法雲寺恒止李令家父事令及儒死宣城裨將馬殷劉建封輩率眾南走

瓊因疆令俱行及殷據湖南瓊為桂管
觀察使用令為荔浦令則前夢之驗也
四年拜殷武安軍節度使初孫儒敗于宣州殷弟賓為楊行密所執行
密收儒餘兵為黑雲都以賓為指揮使賓從行密攻戰
數有功為人質重未嘗自矜行密愛之問賓誰家子賓
曰馬殷弟也行密大驚曰汝兄貴矣吾今歸汝可乎賓
不對他日又問之賓對曰臣孫儒敗卒也幸公待以不
死非殺身不足報湖南鄰境朝夕聞殷動靜足矣不願
去也行密歎曰昔吾愛子之兒今吾得子之心矣然勉
為吾合二國之歡通商賈易有無以相資亦所以報我
也乃厚禮遣賓歸殷大喜表賓節度副使行密遣其將

劉存等攻杜洪圍鄂州殷遣秦彥暉許德勳以舟兵救

之九國志許德勳蔡州朗山人少為縣吏好讀書史任
氣不羣秦宗權據淮西德勳往依之擢為左軍判官
與殷同在帳下有州里之舊情好款洽從孫儒討揚州
以德勳為蹋白都指揮使時淮上饑饉德勳所至必先
固困廩以待儒謂左右曰成吾事者許蹋白也自是軍
中謀議皆得預焉及儒敗於宣城與劉建峯同入湖南
以軍功奏授檢校太傅兼侍中殷代立以德勳為內外
馬步軍都指揮使乾寧四年淮南楊行密遣使來通好
以梁祖擅朝政願與殷為兄弟之國以絕梁殷欲許之
德勳諫曰行密盜據淮甸抗衡中國明公義修職貢於
朝為附庸一旦棄之前功盡廢它日朝廷問罪江表以
我為同惡即王師先至湖上矣不如拒絕之乃心王室
久長之策也殷從之天復中淮人攻鄂杜洪求救於朝
廷詔發荆湖澧朗兵以援之殷遣德勳與秦彥暉率舟
師東下時荆南成汭知梁祖將篡曲意事之乃自擁楫
乘巨艦直抵夏口為淮人所敗汭溺死德勳遂與朗州
雷彥恭襲破荆南盡俘其府賓及士女伶倫工巧之徒
凡數千人以歸天祐二年又領兵畧地荆南還經岳州

刺史鄧進忠以城歸附遷岳州刺史梁開平初淮將冷業寇平江以德勳為東面行營步軍都指揮使去淮軍五里下營業以遊騎偵邏晝夜不絕德勳選習水者五千入斬木取其枝葉戴之各持長刀浮江而下夜犯業營合舉火為號俄而營中擾亂自相蹂藉火舉德勳以勁兵奄至大敗淮軍斬首千餘級擒業及裨校二十餘人以歸天成中淮將王彥章苗倫等寇岳州舟師萬餘人蔽江而下屯君山側殷遣德勳率艦戰艦千艘以禦之德勳謂諸將曰淮人遠來掩吾不備今若以全師臨之必懼而遁矣乃潛師屯角子湖偃旗臥鼓夜遣裨將王環以戰艦三百斷楊林浦絕其歸路淮人覺之遲艦三百令裨將詹信先襲淮人且行且戰德勳擁艦自後而至大戰荆江中淮人大敗斬首千餘級溺死者甚眾擒彥章及倫以歸而行密遣使來行成且請二將殷以禮歸之遣德勳餞彥章等德勳謂之曰楚國雖小舊臣宿將尚在願公此歸勿以湖南為念若須得志當待馬子爭草然後可圖也彥章等媿謝而去是後馬氏諸子果爭立為江南所滅人以德勳為知言天已而杜成二年殷建國拜右相卒年七十餘子可瓊

洪敗死存等遂攻殷殷遣秦彥暉拒于上流偏將黃璠以舟三百伏瀏陽口存等屢戰不勝乃致書于殷以求和殷欲許之彥暉曰淮人多詐將怠我師不可信急擊之存等退走黃璠以瀏陽舟截江合擊大敗之

三楚新錄楊行

密據有淮南聞其建國且遣舟師數萬伐之比至城下殷登樓指麾一鼓而破其兵伏屍流血湘水為之丹焉自是四方懾劉存及陳知新戰死彥暉取岳州通鑑考異馬氏伏無敢侵之劉存及陳知新戰死彥暉取岳州通鑑考異馬氏行年記天復三年自荆南進旅還遂入岳州降刺史鄧進忠九國志鄧進忠湘陰人世為土豪兄進思唐中和初為瀏陽鎮將黃巢之亂江湖荒饑進思陰養死士千人以防寇盜會巢弟黃浩領惡少數千剽劫江左號浪岩軍轉入湖外大掠瀏陽進思患之乃與進忠謀率壯士伏山塚間候浩軍半過橫出擊之浩軍大敗前後皆遁走浩僅以身免縣以事聞於州奏授進思岳州刺史天復中進思卒進忠襲位天祐二年許德勳襲荆南

回出戰艦臨其城進忠遣人獻牛酒開門納德勳大享
將士德勳諭以禍福翌日舉族南歸長沙賜進忠鞍馬
繒帛金銀器令權知衡州軍州
事未幾奏授刺史同光中卒
梁太祖卽位殷遣使脩

貢太祖拜殷侍中兼中書令封楚王
五代會要梁開平
元年四月封湖南

節度使馬荆南高季昌以兵斷漢口邀殷貢使殷遣許
殷為楚王

德勳攻其沙頭季昌求和乃止
九國志廖光齊有武幹
事殷為決勝副指揮使

天成末從許德勳討荆南屯兵沙頭高季昌之子從嗣
為雲猛指揮使驍勇無敵一日單騎薄德勳營眾不敢

出光齊怒言于德勳曰此驂童也請為公擒之乃介馬
援鎗而出與從嗣格鬪良久光齊僞墮馬從嗣奪擄以

擊之反為光齊所擒時季昌以數十騎觀於臺上見其
子被擒亟令騎士來請及入營光齊已拉殺之矣季昌

大慟翌日遣使請成光齊以功遷決勝指揮使性簡傲
使酒因爭飲令毆同列黜為邵州教練使未幾復舊職

討溪州蠻中
楊行密袁州刺史呂師周來奔
九國志呂
師周廣陵

流矢而卒

人吳將蒙之裔孫也父珂少以勇敢隸楊行密帳下累
戰有功遷黑雲都指揮使師周少勇敢任氣隨父征討

臨陣未嘗介甲金創被體而談笑自若眾皆服其果毅
珂卒行密令代其父為指揮使天祐初副指揮使蔡母

章以所部兵屯上高與湖南為敵境累戰殺傷者萬餘
人遷袁州刺史師周性豪率頗通緯侯及兵書自言世

將家子不可保富貴每恣為杯酌狎客常十餘人醉必
起舞或擊節狂歌慷慨泣下行密聞而疑之密遣人偵

其動靜師周不自安乃謀於蔡母章曰吾與湖南對壘
有日矣觀其營上雲飛常紛紛然未易敗也馬公寬仁

待士有禮吾欲逃死焉公以為何如章曰公自圖之章
舌可斷而言不洩也乃遣牙將呂蔚通款於我開平初

以所部兵大獵境上因歸於湖南章縱其親隨之人殷
聞師周至甚喜曰吾方圖嶺表得師周足矣卽以為步

軍都指揮使領袁州刺史明年率兵攻昭梧賀象龔富
等州與劉隱八十餘戰而克之奏授昭州刺史乾化中

領兵破飛山蠻斬其帥潘金盛諸蠻
悉歸欵奏遷檢校太傅清泰中卒

師周勇健豪俠頗

通緯候兵書自言三世將家懼不能免常與酒徒聚飲

醉則起舞悲歌慷慨泣下行密聞之疑其有異志使人
 察其動靜師周益懼謂其裨將綦母章曰吾與楚人為
 敵境吾常望其營上雲氣甚佳未易敗也吾聞馬公仁
 者待士有禮吾欲逃死于楚可乎章曰公自圖之章舌
 可斷語不泄也師周以兵獵境上乃奔于楚綦母章縱
 其家屬隨之殷聞師周至大喜曰吾方南圖嶺表而得
 此人足矣以為馬步軍都指揮使率兵攻嶺南取昭賀
 梧蒙龔富等州殷表師周昭州刺史二楚新錄嶺外廖
 光圖自昭陽叛舉
 族來奔其部曲隨而至者數千人殷以其豪而眾多將
 拒而不納或有諫者曰廖者料也馬得料必肥是家國
 強霸之兆何為而拒之遂待之以禮因命光圖為永州
 刺史光圖且陳南越可取之宜言甚激切殷亦將開拓

疆土聞其所陳甚喜使其部將李勳將數萬眾擊南越
 未數月拔桂管十八城劉龔懼而乞盟勳則李老虎也
 勇壯絕倫每一飡費肉十數斤皆割為大臠而啖之故
 時人號曰李老虎先是桂管兒童每聚戲呼曰大蟲來
 號呼而走及勳拔朗州雷彥恭召吳人攻平江許德勳
 桂管論者以為應朗州雷彥恭奔于吳執其弟彥雄
 擊敗之殷遣秦彥暉攻朗州彥恭奔于吳執其弟彥雄
 等七人送于梁于是澧州向瓌辰州宋鄴淑州昌師益
 等率溪洞諸蠻皆附于殷殷請升朗州為永順軍表張
 佶節度使五代史及蔡賊秦宗權作亂始應募從軍初
 隨孫儒渡淮陷廣陵及儒敗于宣州殷隨別
 將劉建峯過江西連陷洪鄂潭桂等州建峯盡有湖南
 之地遂自為潭帥頃之建峯為部下所殺潭人推行軍
 司馬張佶為帥時殷方統兵攻邵州佶曰吾才不及馬
 殷即牒殷付以軍府事殷自邵州旋軍犒勞將士誅害
 建峯者數十人自為雷後久之朝廷命為湖南節度使
 遂有潭衡七州之地唐天復中楊行密急攻江夏杜洪

求援于荆南成汭舉舟師援之時澧朗節度使雷彥恭乘汭出師襲取荆州載其寶貨焚毀州城而去彥恭東連行密斷江嶺行商之路殷與高季興合勢攻彥恭于澧朗數年擒之盡有其地乃以張佶為朗州節度使由

是兵力 殷乃請依唐太宗故事開天冊府置官屬太祖

拜殷天冊上將軍 錢譜馬殷據湘南八州地建天策府因鑄天策府寶 泉志天策錢張台

日馬氏錢也董道曰馬殷鑄天策府寶余按此錢文曰

天策府寶徑寸七分重三十銖二索銅質渾重字文明

坦史氏失其傳張 **殷以其弟賓為左相存為右相廖光**

董之說當有憑也 **圖等十八人為學士** 雅言雜錄廖圖字贊禹虔州人文學博贍為時輩所服湖南馬氏辟

幕下奏天策府學士與劉昭禹李宏臯徐仲雅蔡昆韋

鼎釋虛中齊已俱以文藻知名更唱迭和今有集行世

贈上人云暫把枯藤倚壁根禪堂初翹楚江濱直疑松

小難畱鶴未信山低住得雲草接寺橋牛笛近日銜村

樹鳥行分每來共憶曾遊處萬壑泉聲絕頂聞贈沈彬

云冥鴻迹在烟霞上燕雀休誇大厦巢名利最為浮世

重古今能有幾人拋逼真但使心無著混俗何妨手強

抄深喜卜居連岳色水邊松下得論交齊已寓渚宮與

圖相去千里而每有書臨終寄圖兄弟云僧外閒吟樂

最清年登八十喪南荆風騷作者為商推道去碧雲爭

幾程 玉壺清話文瑩至長沙首訪故國馬氏天策府

諸學士所著文章擅其名者惟徐東野李宏臯爾遂得

東野詩浮脆輕豔皆鉛華嫵媚侑一時尊俎爾其句不

過牡丹宿醉蘭蕙春悲霞宮日城翦紅鋪翠而已獨貽

汪居士一篇庶乎可採日門立松陰裏山僧幾度過藥

靈圓不大其妙子無多薄霧籠寒逕殘風懸綠蘿金烏

兼玉兔年歲奈何又得宏臯雜文十卷皆 **末帝時加**

駢枝章句雖齷齪者亦能道信乎文之難也

殷武安武昌靜江寧遠等軍節度使洪鄂四面行營都

統唐莊宗滅梁殷遣其子希範脩貢京師上梁所授都

統印莊宗問洞庭廣狹希範對曰車駕南巡纔堪飲馬

爾莊宗嘉之莊宗平蜀殷大懼表求致仕莊宗下璽書

五石齋書錄卷之六

李世宗

十一

慰勞之明宗卽位遣使脩貢并賀明年正荆南高季昌執其貢使史光憲殷遣袁詮王環等攻之至其城下季

昌求和乃止

九國志王環許州人少隸忠武軍秦宗權據淮西以環有勇力召置帳下後與劉建

峯從孫儒渡淮儒死宣城又隨建峯入湖南為捉生指揮使劉掠郡邑先登陷陣衆推其果毅建峯死殷代立遷水軍都指揮使畧地上高擒淮將劉靖奏授檢校司徒貞明初徙岳州刺史許德勳以舟師巡境上夜中南風暴起環乘風鼓棹直抵齊安城中纔四鼓矣環掛繩梯登城殺守卒十餘人引戰士直入州廨擒刺史馬鄴遲明城中驚擾德勳乃驅其官屬將吏置入舟中大掠而歸至口德勳謂環曰鄂人其邀我乎環曰我師入黃州而鄂人不覺今奄至城下迅雷不及掩耳當自救無暇安能邀我乃展旗鳴鼓成列而行鄂人不敢出至岳陽以所俘獻殷大喜奏以環領黃州刺史天成初史光憲自京師還為荆南高季昌所執奪明宗所賜名馬妓女殷遣環與袁銓詹信率戰艦三百艘討之大畧於境上季昌遣將屯劉郎洑環進兵擊破之奪戰艦百餘

艘遂逼荆渚季昌懼請和取光憲以歸殷建國以環為左六軍副使長興二年卒環善治舟師能以寡擊衆布衣糲食與士卒同甘苦每戰罷必盡索傷者扶至帳前手自療治之鍼鉤鈐夾名膏上藥常置坐右殷每部分諸將使之出征士卒得隸環麾下者咸相賀曰吾輩不畏死但獲居王六軍隊伍中足矣其為士卒所愛如此

殷初兵力尚寡與楊行密成汭劉龔等為敵國殷患之

問策于其將高郁郁曰成汭地狹兵寡不足為吾患而

劉龔志在五管而已楊行密孫儒之仇雖以萬金交之

不能得其懽心然尊王仗順霸者之業也今宜內奉朝

廷以求封爵而外誇鄰敵然後退脩兵農畜力而有待

爾于是殷始脩貢京師然歲貢不過所產茶茗而已乃

自京師至襄唐郢復等州置邸務以賣茶其利十倍郁

又諷殷鑄鉛鐵錢以十當銅錢一又令民自造茶以通

商旅而收其算歲入萬計由是地大力完五代史殷于

時姑息所求皆允累官至守太師兼中書令封楚王又

上章請依唐秦王故事乃加天策上將軍之號又請官

位內添制置靜江武平寧遠等軍事皆從之既封楚王

仍請依唐諸王行臺故事署置天策幕府有文苑學士

之號知詔令之名總制二十餘州自署官吏征賦不供

民間採茶並抑而買之又自鑄鉛鐵錢凡天下商賈所

齋寶貨入其境者祇以土產鉛鐵博易之無餘遂至一

方富盛窮極奢侈貢奉朝廷不過茶數萬斤而已于中

原賣茶之利歲百萬計朝廷不野雜記馬氏據湖南始取

水道郴州桂陽軍茶陵縣地錢絹米麥通鑑考異

十國紀年馬殷始鑄鉛錢行於城中城外即用銅錢賈

人多銷鉛錢持過江北高郁請鑄鐵錢圍六寸文曰乾

封泉寶以一當十錢既重厚市肆以券契借梁交易

泉志湖南故事曰馬殷置鐵冶鑄大錢可六寸圍重非

銖兩用九文為貫文曰乾封泉寶其文上乾其數上九

遂通用焉余按此錢徑寸七分重十七銖圍五寸半以

銅為之而楚史湖南故事以為數邀封爵天成二年請

鐵錢豈當時鑄銅鐵二種耶

建行臺明宗封殷楚國王有司言無封國王禮請如三

公用竹冊乃遣尚書右丞李序持節以竹冊封之五代

同光初首脩職貢復授太師兼尚書令楚王天成初加

守尚書令五代會要唐天成二年六月封湖南節度

使馬殷為楚國王又後唐天成元年七月中書門下

奏湖南節度使馬殷封楚國王禮文不載國王之制請

約三公之儀殷以潭州為長沙府建國承制自置官屬

以其弟賓為靜江軍節度使北夢瑣言亂離以來官爵

天成初桂州節度觀察使馬寶即湖南馬殷之弟本無

功德品秩已高制詞去爾名尊四輔位冠三師既非品

秩升遷難以井田增益此要語也議者子希振武順軍

以名器假人至此賈誼所以長歎息也

節度使續歸田錄馬希振為鼎州節度使馬氏諸子中

白眉也

門下客何致雍僧貫徽聯句希振曰

李世家

三

青蛇每用腰為力貫徽曰紅莧時將葉作花又見蟻子
緣砌希振曰蟻子子銜蟲子子雍日猫兒兒捉雀兒兒
實一代次子希聲判內外諸軍事姚彥章為左相許德
之雋

勲為右相李鐸為司徒崔頴為司空拓拔常為僕射馬

珙為尚書文武皆進位稽神錄何致雍者賈人之子也

舟皖口其叔父夢一人若官吏乘馬從數僕來往岸側

編閱舟船人物之數復一人自後呼曰何僕射在此勿

驚之對曰諾不敢驚既寤徧訪鄰舟之人皆無姓何者

乃移舟入深浦中翌日大風濤所泊之舟皆沒唯何氏

存叔父乃謂致雍曰我家世貧賤吾復老矣何僕射必

汝也善自愛致雍後從殷於湖南為節度判官會楚王

殷自稱尊號以致雍為戶部侍郎翰林學士致雍自謂

當作相而居師長之任後楚王希範嗣立復去帝號以

致雍為節度判官檢諡其曾祖筠曰文肅祖正曰莊穆

校僕射竟卒於任

父元豐曰景莊立三廟于長沙長興元年殷卒年七十

九北夢瑣言湖南武穆王巡邊迴舟至洞庭宜春江口

暴風忽至波如連山乃見波中恢詭譎惟蛟螭出沒

雲霧昏蒙有如武夫執戈戰者有如文吏具襴簡者有

如捧盤盂者或緋或綠倏閃睚眦莫知何物左右大駭

衣服器血悉投之舟人欲以姬妾為請王不聽詔曰馬

移時風定僅獲存焉後數年武穆王薨于位五代
殷官爵俱高無以為贈諡曰武穆而已子希聲立史長
興二年十一月十日薨于位時年七十有八明宗聞之
廢朝三日諡曰武穆五代史要武穆故天策上將軍
湖南節度使馬殷諡五代史子希聲嗣初殷微時隱
隱見神人侍側因默記其形像及貴因謁衡山廟觀廟
中神人塑像宛如微時所見者則知人之貴者必有陰
物護之豈偶然哉馬令南唐書長興元年殷卒年七
十九諡武穆子義聲立
希聲字若訥殷次子也殷建國以希聲判內外諸軍事
荆南高季昌聞殷將高郁素教殷以討策而楚以彊患

之嘗使謀者行間于殷殷不聽希聲用事謀者語希聲
曰季昌聞楚用高郁大喜以為亡馬氏者必郁也希聲
素愚以為然遽奪郁兵職郁怒曰吾事君王久矣亟營
西山將老焉犬子漸大能咋人矣希聲聞之矯殷令殺
郁殷老不復省事莫知郁死是日大霧四塞殷怪之語
左右曰吾嘗從孫儒儒每殺不辜天必大霧豈馬步獄
有冤死乎明日吏以狀白殷拊膺大哭曰吾荒耄如此
而殺吾勲舊顧左右曰吾亦不久于此矣明年殷薨希
聲立馬令南唐書義聲字若訥殷次子也三楚新錄
莊宗反正下詔徵諸侯入覲武穆以年老不行命
長子希範入朝希範多辯善於應對及至莊宗謂曰朕
聞卿部內有洞庭湖其波無際有之乎對曰有之陛下

一旦南巡狩則此湖不足以飲馬耳莊宗大悅既而曰
比聞馬氏之國必為高郁所圖今有子如此高郁何能
可得耶高郁殷之謀臣也莊宗將去其爪牙故以是言
離間之而希範不察及歸果使人構其罪郁竟至棄市
自是識者知其不克霸焉五代史補高郁為武穆王
謀臣莊宗素聞其名及有天下且欲離間之會武穆王
使其子希範入覲莊宗以希範年少易激發因其數奏
敏速乃撫其背曰國人皆言馬家社稷必為高郁所取
今有子如此高郁安得取此耶希範居常嫉郁忽聞莊
宗言深以為然及歸告武穆請誅之武穆笑曰主上爭
戰得天下能用機數以資吾霸業故欲問之耳若梁
朝罷王彥章兵權也蓋遭此計必至破滅今汝誅郁正
落其彀中慎勿言也希範以武穆不決禍在朝夕因使
誣告郁謀反而族滅之自是軍中之政往往失序識者
痛之初郁與武穆俱起行陣郁貪且僭常以所居之井
不甚清澈思所以澄汰之乃用銀葉護其四方自內至
外皆然謂之拓裏其奉養過差皆此類也故莊宗得以
媒蘖自後陰晦中見郁後竟為所患爾北夢瑣言大
江之南蘆荻之間往燒起龍唐天復中澧州葉源村
民鄧氏子燒畚柴草積于天井知坤火勢既盛龍突出

騰在半空紫帶為火所燎風力益壯狂焰彌熾擺之不
落竟以仆地而斃長亘數百步村民徙居而避之朱梁
末辰州民向氏因燒起一龍四面風雷急雨不能撲滅
尋為灰燼而骨不化瑩白如玉向氏寶而藏之湖南行
軍高郁酬其價而強取于時術士曰高司馬授武安靜
其禍乎安用不祥之物以速之俄而被誅

江等軍節度使希聲嘗聞梁太祖好食雞慕之乃日烹

五十雞以供膳葬殷上漢希聲不入泣頓食雞肉數器

而起其禮部侍郎潘起譏之曰昔阮籍居喪而食蒸豚

世豈乏賢邪長興三年希聲卒北夢瑣言湖南馬希聲嗣父位連年亢旱祈禱

不應乃封閉南嶽司天王廟及境內神祠竟亦不雨其

兄希振入諫之飲酒至中夜而退聞堂前喧譟連召希

振復入見希聲倒立於階下衣裳不披其首已碎令親

信輿上以帛蒙首翌日發喪以弟希範嗣位先是大將

周達自南嶽迴見江土雲霧中擁執希聲而去追封衡

秘不敢言夕有物如黑幕突入空堂即時而卒

陽王弟希範立

北夢瑣言湖南帥馬希聲在位多縱率有賈客沈申者常來往番禺間廣主優

待之令如北中求寶帶申于洛汭間市得玉帶一乃奇

貨也回由湘潭希聲竊知之召申詣衙賜以酒食抵夜

送還店預戒軍巡以犯夜戮之湘人俱聞莫不嗟憫爾

後常見此客為崇或在屋脊或據欄檻不常厥處未久

希聲暴卒其弟希範嗣立以玉帶還廣人

希範字寶規殷第四子也殷子十餘人嫡子希振長而

賢其次希聲與希範同日生而希聲母袁夫人有美色

希聲以母寵得立而希振棄官為道士居于家故希聲

卒而希範以次立青箱雜志馬希振亦殷之子清泰中卒葬長沙之陶浦掘得石碣其文曰

亂石之壤絕世之崗谷變庚戌馬氏無王蓋馬氏諸王
雖於周廣順辛亥歲遷于江南然其國之變實在庚戌
歲故襲殷官爵封楚王清泰二年賜以弓矢冠劍天福

四年加希範天冊上將軍開府承制如殷故事五代會要應順

元年五月封湖南節度使馬希範為楚王王舉天下

大定錄日希範建天策府於州城西北造天策光政等

一十六樓及造天策勤政等五堂三楚新錄初希範

之入觀途經淮上時桑維翰旅遊楚泗間知其勢不可謂

之且日僕聞楚之為國挾天子而合諸侯其勢不可謂

之卑也加以利盡南海而公室大富足下之來非傾府

庫之半則不足以供芻粟之費今僕貧者敢以萬金為

請惟足下濟之希範輕薄公子覩維翰形短而腰長語

魯而且醜不覺絕倒而笑之既而贈與數百緜維翰大

怒拂衣不顧而去及殷薨希範立時維翰已為宰相奏

削其半仗止稱天策上將軍楚王而已其卿相臺閣皆

罷之岳陽風土記岳陽舊隸武安郡日有天策府戶

部下免楚興寺科率帖開運三年二月二十四日文宇

係書吏人稱典稱副驅使官簽書官桂管觀察處官王

天府學士鎮南軍節度判內諸司馬武穆亦自稱天策

府將軍江南諸道都統尚書令銜後書押蓋五代時藩

鎮行移百餘紙如郡椽曹縣令長皆攝至祥符已後始

書正官稱有稱天策府知客元監州發運使序銜在知

軍之下監州恐今通判職發運使蓋藩鎮轉輸之官耳亦恐是監州之類已上簽書官稱乃開運二年帖也

希範好學善詩文士廖光圖徐仲雅李臯拓拔常等十

八人皆故殷時學士雅言雜錄李宏臯唐末八座善夷

馬氏擁入湖湘文昭王授學士每賤奏至京詞臣降歎

李崧相國深器之後馬氏兄弟結隙與弟宏節俱遇害

少工詩題桃源云山翠參差水渺茫秦人昔在楚封疆

當時避世乾坤窄此地安家日月長草色幾經壇杏老

岩花猶帶澗桃香他年倘遂平生志來著霞衣侍玉皇

五代史補李臯與弟節俱在湖南幕下節亦有文學

同光初馬氏武穆王授江南諸道都統詔賜戰馬數百匹臯為謝表百餘字後思意艱澁時節在側臯顧謂之日嘗聞馬有旋風之隊如何得一事為對節日馬既有旋風隊軍亦有偃月營何患耶臯欣然下筆云尋當偃月之營擺作旋風之隊表遂成論者以此對最為親切又何仲舉營道人美姿容年十三俊邁絕倫時家貧輸稅不及限李臯為營道令怒之乃荷項係獄將檟楚焉或有言於臯日此子雖非能為詩往往間立成章明

府一察之臯聞遠召而問曰知汝有文且速敏今日之事若能文不加點為一篇以自述吾當貸汝仲舉援筆而成曰似玉來投獄拋家去就柳可憐兩片木夾却一枝花臯大驚因自為脫枷延上廳與之抗禮自是仲舉始銳意就學天成中入洛時秦王為河南尹尤重士仲舉與張江文蔚俱遊其門及其東薦也公舉數百人獨以仲舉為擅場仲舉因獻詩曰碧雲章句纔離手紫府神仙盡點頭秦王大悅稱賞不已故一舉上第及歸遇文昭馬氏承制依唐太宗故事於天策府置十八學士以臯為學士之首且執政柄而仲舉自以出於臯之門下雖策名中朝事臯未嘗暫解臯感悅遂加引用未幾與之同列及出又為全衡二州刺史先是湖南尤多詩人其最顯者有沈彬廖凝劉昭禹尚顏齊已虛中之徒而仲舉在諸公間尤為輕淺惟李臯獨推許之往往對嶽吟秋日晚望詩曰樹迎高鳥歸深野雲傍斜陽過遠山以足扣地歎曰何仲舉乃詩家之高逸者也諸官見取舍其餘如岳乃間氣爾故仲舉感臯之見知卒能自奮至於名節亦終始無玷論者以臯有知人之鑒又石文德連州人形質矬陋好學尤工詩霸國時屢獻詩求用文昭以其寢陋未曾禮待文德由是窮悴有南

宮王子者素重士延於門下其後文昭知之亦兼怒王宅欲庭辱文德而逐之居無何秦國夫人彭氏薨文昭傷悼乃命有學文者各撰挽詞文德亦獻十餘篇其一聯云月沉湘浦冷花謝漢宮秋文昭覽之大驚曰文德有此作用吾但以寢陋而輕之乃不如南宮小兒却能知賢耶於是始召文德而媿謝之未幾承制授水部員外郎充融州刺史文德晚尤好著述乃撰大唐新纂十三卷多名人遺事詞雖不工事或可採時以多聞許之又歐陽彬衡山人世為縣吏至彬特好學工於詞賦馬氏之有湖南也彬將希其用乃攜所著詣府求見之禮必先通名紙有掌客吏眾謂樊知客好賄陰使人謂彬曰足下之名紙非徒然也實欲顯族致身而不以一物為貺其可乎彬恥以賄進竟不與既而樊氏怒擲名紙於地曰豈吏人之子欲干謁王侯耶彬深恨之因退而為詩曰無錢將乞樊知客名紙生毛不為通因而落魄街市歌姬酒徒無所不狎有歌人瑞卿者慕其才遂延於家瑞卿能歌每歲武陵岳陽是九州彬作九州歌以自舊管七郡外又加武陵岳陽是九州彬作九州歌以授瑞卿至時使歌之實欲感動武穆既而竟不問彬歎曰天下分裂之際斯徒負養皆能自奮我貧而至此耶

計無所出思欲竄入鄰道但未有所向居無何聞西蜀
圖網將發彬遂謀入蜀且私謂瑞卿曰吾以干謁不遂
居於汝家未嘗有倦色其可輕棄乎然士以功名為不
朽不於此時圖之恐貽後悔今吾他適庶幾有成勿以
為念瑞卿曰君於妾不可謂之無情然一旦不以妾自
滯割愛而去得非功名之將至耶妾誠異之家財約數
百緡雖不豐願分其半以資路途彬亦不讓因以瑞卿
所贈盡賂綱吏求為駕船僕夫綱吏許之既至蜀遂獻
獨鯉朝賦蜀主大悅擢居清要其後官至尚書左丞
相出為夔州節度使既領夔州武穆王已薨其子希範
繼立因致書于希範叙疇昔人蜀之由仍以衡山宗族
為託希範得書大慙彬之親友悉免其賦役下合搜訪
草澤由是士無賢不肖叅謁皆延客之因彬所致也彬
雅有風儀其為文辭近而理真聞之者雖不知書亦釋
然曉之竟以此遇 又戴偃金陵人能為詩尤好規諷
唐末罹亂游湘中值馬氏有國至文昭王以公子得位
尤好奢侈起天策府構九龍金華等殿土木之工斤斧
之聲晝夜不絕偃非之自稱元黃子著漁父詩百篇以
獻欲譏諷之故其句有纒把咽喉吞世界蓋因奢侈致
危亡又曰苦須拋却便拋却莫待風高更水深文昭覽

之怒一旦謂賓佐曰戴偃何如人時賓佐不測以偃為
文昭所重或對曰偃詩人章句深為流輩所推許方今
在貧悴大王哀之置之髯參短簿之間足矣文昭曰數
日前獻吾詩想其為人大抵務以漁釣自娛爾宜賜碧
湘湖便以遂其性亦優賢之道也即日使遷居湖上乃
潛戒公私不得與之往還自是偃窮餓日至無以為計
乃謂妻曰與汝結髮已生一男一女今度不惟擠於溝
洫亦恐首領不得完全宜分兒遁去庶幾可免不然旦
夕死矣于是舉骰子與妻子約曰彩多得兒彩少得女
既擲偃彩少乃攜女相與慟哭而別偃將奔嶺南至永
州會文昭薨乃止 希範性奢侈光圖等皆薄徒飲博謹
其後不知所終 呼清異錄袁居道不求聞達馬希範問延入府希範病
故則蔬 獨常沈厚長者上書切諫光圖等惡之襄州安
從進安州李金全叛晉高祖詔希範出兵希範遣張少
敵以舟兵趨漢陽漕米五萬斛以饋軍金全等敗少敵

乃旋溪州刺史彭士然率錦獎諸蠻攻澧州希範遣劉
勅劉全明等以步卒五千擊之士然大敗勅等攻溪州
士然走獎州遣其子師嵩率諸蠻酋降于勅溪州西接
犍犛兩林南通桂林象郡希範乃立銅柱為表命學士
李臯銘之五代史希範晉天福中授江南諸道統又
州希範討平之士愁以五州乞盟乃銘于銅柱希範自
言漢伏波將軍援之後故鑄銅柱以繼之演繁露楚
王馬希範既破羣蠻自以為伏波之後以銅五千斤鑄
柱高丈二尺入地六尺銘誓狀於上立之溪州
銅柱記天策上將軍江南諸道統楚王希範天策府
學士江南諸道統掌書記通議大夫檢校尚書左僕
射兼御史大夫上柱國賜紫金魚袋李臯撰粵以天
福五年歲在庚子夏五月楚王召天策府學士李臯
謂曰我烈祖昭靈王漢建武十八年平徵側於龍編樹
銅柱於象浦其銘曰金人汗出鐵馬蹄堅子孫相連九

九百年是知吾祖宗之慶緒綿遠則九九百年昌于南
夏者乎今五溪初寧郡帥內附古者天子銘德諸侯計
功大夫稱伐必有刊勒垂諸簡編將立標題式昭恩信
敢繼前烈為吾紀焉宏臯承教濡毫載叙厥事蓋聞犍
犛接境盤瓠遺風因六子以分居入五溪而聚族上古
謂之要服中古漸爾羈縻泊帥號精夫相名歟氏漢則
宋均置吏稍靜溪山唐則楊思與師遂開辰錦邇來豪
右時恣陸梁去就在心否臧由已溪州彭士愁世傳郡
印家總州兵布惠立威識恩知勸故能歷三四代長千
萬夫非德教之所加豈簡書而可畏亦無辜於大國亦
不虐於小民多自生知因而善處無何忽乘間隙俄而
動搖我王每爾含宏常加姑息漸為邊患深入郊圻剽
掠耕桑侵暴辰澧疆吏告逼郡人失寧非萌作孽之心
偶昧戢兵之法焉知縱火果至自焚時晉天子肇造不
基倚注雄德以文皇帝之徽號繼武穆王之令謨冊命
我王開天策府天人降止備物在庭方振聲明又當昭
泰眷言僻陋可俟綏懷而邊鄙將付以偏師鉦鼓之聲
靜江軍都指揮使劉勅率諸部將付以偏師鉦鼓之聲
震動溪谷彼乃棄州保險結砦憑高唯有鳥飛謂無人
到而劉勅虔遵廟算密運神機跨壑披崖臨危下瞰梯

衝既合水泉無汲引之門樵採莫通運糧乏轉輸之路
固甘衿甲豈暇投戈彭師杲為父輸誠束身納款我王
愍其通變爰降招攜崇侯感德以歸周孟獲畏威而事
蜀王曰古者叛而伐之服而柔之不奪其財不貪其土
前王典故後代著龜吾伐叛懷柔敢無師古奪財貪地
實所不為乃依前奏授彭士愁溪州刺史就加檢校太
保諸子將吏咸復職員錫命有差俾安其土仍頒廩粟
大賑貧民乃遷州城于平崖溪之將佐感恩向化請立
柱以誓焉於戲王者之師貴謀賤戰兵不染鐸士無告
勞肅清五溪震讐百越底平疆理保父邦家爾宜無擾
耕桑無焚廬舍無害樵牧無阻川塗勿矜激瀨飛湍勿
恃懸崖絕壁荷君親之厚施我不徵求感天地之至仁
爾懷寧撫苟違誠誓是昧神祇垂於子孫底爾族類鐵
碑可立敢忘賢哲之蹤銅柱堪銘願奉祖宗之德宏臯
仰遵王命謹作頌焉其詞曰昭靈鑄柱垂英烈手執干
戈征百越我王鑄杜庇黔黎指畫風雷開五溪五溪之
險不足恃我旅爭先若平地五溪之眾不足憑我師輕
躡如春水溪人畏感仍感惠納質歸明求立誓誓山川
兮告鬼神保子孫今千萬春推誠奉節宏義功臣天策
府都尉武安軍節度副使判內外諸司事永州團練使

光祿大夫檢校太傅使持節永州諸軍事永州刺史兼
御史大夫上柱國扶風縣開國侯食邑一千戶馬希廣
奉教監臨製造天福五年正月十九日溪州刺史彭士
愁與五眾歸明眾具件狀歃血求誓楚王畧其詞鑄于
柱之一隅右據狀溪州靜邊都自古以來代無違背天
福四年九月蒙王庭發軍收討不順之人當都頭將本
營諸團百姓軍人及祖父本分田場土產歸明王化當
州大鄉三停兩縣苦無稅課歸順之後請祇舊額供輸
不許管界團保軍人百姓亂入諸軍四界劫掠並盜逃
去戶人凡是王庭差綱收買溪貨并都募採伐土產不
許輒有庇占其五姓土首州縣職掌有違誓約甘請准
懲如別無罪名請不降官軍攻討若有違誓約甘請准
前差發大軍誅伐一心歸順王化永事明庭上對三十
三天下對宣祇為證者王曰爾能恭順我無差徭本州
租賦自為供贍本都兵士亦不抽差永無金草之虞克
保農桑之業皇天后土山川鬼神吾之推誠可以元鑒
靜邊都指揮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太保使持節溪州
諸軍事守溪州刺史上柱國隴西縣開國男食邑三百
戶彭士愁武安軍節度左押衙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
徒前溪州諸軍事守溪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彭

師佐檢校尚書左僕射龔明芝檢校尚書左僕射田宏
 贊檢校左散騎常侍覃彦仙檢校國子祭酒朱彦瑀檢
 校太子賓客向宗彥檢校司徒彭允瑄檢校司徒田偉
 暉武安軍節度左押衙充溪州副使銀青光祿大夫檢
 校尚書右僕射守溪州三亭縣令兼御史大夫上柱國
 彭師俗武安軍節度左押衙左義勝第三都將銀青光
 祿大夫檢校刑部尚書前守富州別駕兼御史大夫上
 柱國彭師杲檢校太子賓客龔貴檢校左散騎常侍覃
 彦富檢校司馬田宏佑武安軍節度左僕射兼御史大
 夫檢校尚書左僕射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彭師棟武安
 軍節度討擊副使左歸義第三都將
 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上柱國
 彭師晃檢校尚書左僕射覃彦勝試大理評事兼監察
 御史彭允臻檢校左散騎常侍田彦道銅柱高一丈二
 尺內入地六尺重五千斤并石蓮花臺維天禧元年十
 一月十五日移到至十六日豎立記 太平治跡統類
 晉天福五年有彭士愁者率羣蠻寇辰錦進圍澧州湖
 南節度使馬希範遣劉勅以步卒五千討之不能下遂
 與士愁約和而五州酋豪既來盟乃立五銅柱為之界
 文獻通考盤瓠種晉天福中馬希範襲父業有湖南

溪州刺史彭士愁等以溪錦蔣州歸馬氏立銅柱為界
 九國志彭師嵩溪州人世為諸蠻酋長父士愁唐末
 溪州刺史其地西接牂牁兩林南抵桂林象郡東北控
 澧朗方數千里山水險惡舟車不能通其蠻有六種盤
 氏為大即盤瓠之種也俗無文法約束繫於酋長當士
 愁之世昆弟強力多積聚故能誘脅諸蠻皆歸之勝兵
 萬餘人春夏則營種秋冬則暴掠而長沙四境最被其
 惡天福五年士愁遣使通欵於蜀且請兵同寇澧朗辰
 三州大畧縣邑希範遣指揮使劉勅全師率衡山步卒
 五千以救之勅等擊敗其兵士愁遁去遂進兵襲溪州
 州在山頂為堡四面斗絕勅選壯士緣崖梯山縛棧道
 以圍守之士愁夜舉烽火以集蠻軍勅於溪澗中置毒
 蠻軍至飲其水者皆病嘔不能戰死者甚眾一日南風
 暴起勅以火箭射堡中盡焚其廬舍蠻軍多死士愁乃
 率所部夜逾絕險遁入獎州遣師嵩率諸蠻酋長田汧
 贊覃行方向存祐羅君富等攜牌印納欵於勅勅班師
 與師嵩等歸長沙釋其罪厚賜而遣之奏授士愁溪州
 刺史兼溪洞招撫使以師嵩補武安軍牙校師嵩有勇
 力善射累從諸將征討有功遷衝山指揮使希廣襲位
 改強弩指揮使領辰州刺史希萼舉朗州之眾以攻湖

南列戰棹於水西軍勢甚盛師高登城觀之白希廣曰
朗人驕而輕雜以蠻兵其勢易破請假臣步卒三千人
南自巴溪渡江趨嶽麓後夜擊之請令許可瓊以舟師
陣於山前破之必矣希廣因與可瓊謀堅沮止之翌日
師高見可瓊於軍門坐談戰事師高瞋目叱之曰汝反
文在面即日當投賊何庸論戰耶拂衣而去乃白希廣
請誅可瓊希廣不從師高退而歎曰禍亂如此王稔惡
無斷敗亡可待矣及朗軍攻長樂門可瓊果束甲以入
於賊城陷師高被擒希廣命釋之師高溪洞人性獷直
不喜阿附屢為希廣以罪笞責及希崇篡立令師高衛
送希萼囚於衡山欲使殺之於路而師高奉事彌謹終
與保全因與指揮使廖偃同謀立希萼為衡山王後隨
希萼歸江南李璟聞其忠節擢為殿直都指揮使後卒
於金陵五代史補廖氏虔州贛縣人有子三人伯曰
圖仲曰偃季曰凝圖凝皆有詩名偃躋勇絕倫由是豪
橫遂為鄉里所憚江南功臣鍾章為虔州刺史深嫉
之由是圖與凝等議曰觀章所為但欲滅吾族矣若戀
土不去禍且及矣於是領其族暨所部等三千餘人具
鎧仗號令而後行章不敢逐遂奔湖南時武穆王在位
見其眾盛恐難制欲盡誅之或者曰大王姓馬而廖來

歸廖者料也馬得料其勢必肥實國家大興之兆其可
殺之乎武穆喜遂善待仍制下以凝為永州刺史圖為
行軍司馬偃以天策府列校仍賜莊宅於衡山自稱逸
人偃能於馬上挺身而立取溼衣振奪而服之以示輕
捷荆南高季興次子忘其名管親軍雲猛都謂之雲猛
郎君聞偃名因兩境交兵請與偃門偃欣然而往雲猛
能用鎗見偃瘦小心輕之馳騎而刺偃垂及之偃佯落
馬雲猛勢未及止偃自後奮戈一擊墮地因生擒之自
是其名愈振故武穆王終世不為鄰境所輕者偃之力
焉至其子希範嗣位九溪蠻叛命偃率兵討之為流矢
所傷死于蠻中凶計至希範使人報况一子乎望大王勿以為
哭謂其使曰為妾謝大王舉家三百餘口受王分食解
衣之賜雖盡死未足以報况一子乎望大王勿以為
念希範聞而歎曰廖氏有此母欲不與其可得乎於是
厚加存恤仍遣使召凝任為從事至希範薨國亂為江
南所滅遂遷金陵唐主授以水部員外郎為洪州連昌
縣令未幾又遷江州團練使凝為人不羈好詼諧嘗覽
裴說經杜工部墓詩曰擬鑿孤墳破重教大雅生因曰
如此裴說乃劫墳賊耳聞者笑之在江州盛暑常患體
燥乃以一大桶盛冷水坐於其間或至終日雖賓友謁

見出露其首與之談笑其簡率如此先是凝嘗夢人以印授之拜捧之際其印缺其一角凝不能測及授江州之命始悟曰印缺一角蓋偏禪之象也團練副使不亦宜乎時人異之

莫彥殊率其本部十八州都雲會長尹懷昌率其昆明

等十二部牂牁張萬濬率其夷播等七州皆附于希範

希範作會春園嘉宴堂其費鉅萬始加賦于國中拓拔

常切諫以為不可希範又作九龍殿以八龍繞柱自言

身一龍也是時契丹滅晉中國大亂希範牙將丁思覲

廷諫希範曰先王起卒伍以攻戰而得此州倚朝廷以

制鄰敵傳國三世有地數千里養兵十萬今天子囚辱

中國無主真霸者立功之時誠能悉國之兵出荆襄以

趨京師倡義于天下此桓文之業也奈何耗國用而窮

土木為兒女子之樂乎希範謝之思覲曰視希範曰

孺子終不可教也乃扼喉而死湖湘故事湖南馬氏作會春園開宴徐東野作

詩有數聯為當時所稱云珠璣影冷偏粘草蘭麝香濃却損花山色遠堆螺黛雨艸梢春憂麝香風衰蘭寂寞

含愁綠小杏妖嬈弄色紅三楚新錄希範性剛愎好以誇大為事雖去半仗而軍國制度皆擬乘輿乃大興

土功建天策府中構九龍殿仍以沉香為龍其數入各長百尺皆抱柱而相向作趨捧之勢而希範坐於其間

自謂一龍也每凌晨將坐先使人焚香於龍腹中烟氣鬱然而出若口吐焉自古以來諸侯王之奢僭未有

如此之甚者也冊府元龜馬希範為湖南節度封楚王擅二十州之征稅車輿服玩池館第舍頗事華靡壁

璫軒楹率以金銀為飾所造九龍殿垂珠簾繡幕帷帘懸金香囊流蘇盤中花果金枝玉葉妓房歌室朝夕蘭

薰其子城門構五鳳之狀女牆之上起行樓五代史補馬希範武穆之嫡子性奢侈嗣位未幾乞依故事置

天策府僚屬于是擢從事有才行者有若都統判官李
鐸靜江府節度判官潘玘武安軍節度判官拓拔恒都
統掌書記李臯鎮南節度判官李莊昭順軍節度判官
徐收澧州觀察判官彭繼英江南觀察判官廖圖昭順
軍觀察判官徐中雅靜江府掌書記鄧懿文武平軍節
度掌書記李松年鎮南軍節度掌書記衛曦昭順軍觀
察支使彭繼勳武平軍節度推官蕭銖桂管觀察推官
何仲舉武安軍節度巡官孟元暉容管節度推官劉昭
禹等十八人並為學士其餘列校自袁友恭張少敵等
各以次授任莫不大興土木以建興府庭其最為壯麗
者即有九龍金華等殿殿之成也用丹砂塗其壁凡用
數十萬斤石每僚吏謁見將升殿但覺丹砂之氣藹然
襲人其費用也皆此類初教令既下主者以丹砂非卒
致之物相顧有憂色居無何東境山崩湧出丹砂委積
如邱陵于是收而用之契丹南侵聞其事以為希範非
常人遠使冊為尚父希範得冊以為契丹推奉欣然當
之矣又丁思觀素有才畧為馬氏騎將以希範受契
丹冊命深恥之因謂希範曰今朝廷失守正忠臣義士
奮發之時使馳檄四方引軍直趨京師驅契丹天子反
正然後凱還如此則齊桓晉文不足數矣時不可失願

大王急圖之希範本無遠畧加以興作府署未畢不忍
棄去遂寢思觀之謀思觀不勝其憤謂所親曰古人疾
沒世而名不稱今遭逢擾攘不能立功于天下反顧戀
數間屋子乎誠可痛也自是思觀常快快三楚新錄
時處士戴偃賢而有才嫉其過度自稱元黃子作漁父
詩百篇諷之希範聞而不悅遂禁錮士庶無與之交偃
竟至餓死麾下將士丁思觀雄傑之士以希範器度不
廣乃上書曰今四海分裂中原之地纔十數州而大王
克紹先業為諸侯之長未聞折一馬箠為天子計此愚
臣所以為恥也惟大王思之希範覽而怒未幾削思觀
官 稽神錄楚玉馬希範修長沙城開壕畢忽有一物
長十丈餘無頭尾手足狀若土山自北岸出游泳水上
久之入南岸而沒出入俱無蹤跡 開運四年希範卒年
四十九 五代史補馬希範常重一僧號報慈長老能入
恨但不知者壽爾吾師以為何如報慈曰大王無憂當
與佛齊年希範喜以為享壽無窮及薨也止于四十九
先是希範常嫉高郁之為人因莊宗言而殺之至是方
臨江觀競渡置酒未及飲而希範忽驚起顧其弟曰高

郁來希廣亦驚曰高郁死久矣大王謚曰文昭五代會
勿妄言而希範血自鼻出是夕遂卒要文昭
故天策上將軍湖南節度使希廣立三楚新錄希範
守尚書令贈太師馬希範謚希廣立而無禮至于先王
妾媵無不悉通又使尼潛搜士庶家女有容色者皆強
取之前後約及數百然猶有不足之色乃曰吾聞軒轅
御五百女以昇天吾其庶幾乎未幾死大為識者所笑
先是既殺高郁數睹形影將死郁又畫見時謂之冥報
焉五代史補僧洪道不知何許人通內外學道行尤
高大為時人所重天福中居于衡州石羊鎮山谷中馬
氏文昭王之嗣位也聞其名召于府使於報慈寺住持
洪不應命文昭堅欲致之督責州縣憂懼計無所出率
五七十人拱擁入州洪道知之乃引徒弟數輩轉徙入
深山中得一岩遂且止息然離舊居抵于山岩下則眾
鳥千萬和鳴而隨之州縣雖失其蹤或有相謂曰此深
山之中眾鳥何故而鳴又聲韻優逸得非和尚在彼耶
試尋果得之於岩所父老再拜曰和尚佛之徒也佛不
違眾生願大王崇重要與和尚相見輒不應召竄入山
林于是和尚即得計矣而州縣與鄉村得無勞擾而和
尚恐不為之開慈憫耶洪道於是始點頭曰如此則吾

為汝行矣及至府文昭以國師待之未幾堅乞歸山文
昭知不可留乃許焉其後竟不知所終初洪道之入岩
也見一虎在穴乳二子徒弟大駭洪道叱曰無懼彼當
移去言訖虎銜二子趨出穴至行之所感也如此文昭
王夫人彭氏封奉國夫人常往城北報恩寺燒香時僧
魁謂之長老問曰夫人誰家婦女彭氏大怒索檐子疾
驅而歸文昭驚曰何歸之速也夫人曰今日好沒興被
箇老秃兵問妾是誰家婦女且大凡婦女皆不善之辭
安得對妾而發文昭笑曰此所謂禪機也夫人宜答弟
子是彭家女馬家婦是則通其理矣何怒之有乎夫人
素負才智恥不能對乃曰如此則
妾所謂無見性也於是慙赧數日

希廣字德丕希範同母弟也希範平生惡拓拔常諫諍

常入謁希範呼闔者指常曰吾不欲見此人勿復內也

乃謝絕之及臥病始思常言以為忠召之託以希廣希

範卒常數勸希廣以位奉其兄希萼希廣不從通鑑考異十國

紀年五月己丑希範得疾集國官告以傳位希廣湖湘
故事希範又不能彊弱猶豫之間羣輔明日衆口勸進
乃受軍府排衙賀之以其事奏聞朝廷託以希範臨終
之日遺言以付希廣五代會要漢天福十二年七月
封湖南節度使馬希廣爲楚王希萼爲朗州節度使希範之卒希萼自
朗州來奔喪希廣將劉彥瑫謀曰武陵之來其意不善
宜出兵迎之以備非常使其解甲釋兵而後入張少敵
周廷誨曰王能與之則已不然宜早除之希廣泣曰吾
兄也焉忍殺之分國而治可也乃以兵迎希萼于硤石
止之于碧湘宮厚賂以遣之希萼憤然而去三楚新錄
希萼爲永州刺史聞其死自以長而當立具舟楫以歸
及至長沙衆且立嫡弟希廣矣遽命希萼爲鼎州刺史
乃遣使詣京師求封爵請置邸稱藩漢隱帝不許降璽

書慰勞講解之

冊府元龜漢高從誨爲荆南節度使乾
祐元年遣人押送朗州馬希萼奏事官

沈從進至京師乞加恩命希萼初與潭州馬希廣爭立
廣用歐宏練張仲荀謀厚賂朝廷請不行朗州恩命及
從誨草面自新又援引希萼求通於朝蓋欲離間潭朗
成其覆亡之禍也朝廷知其意累降詔示諭又詔希萼
希廣和希萼怒送欵于李景舉兵攻長沙希廣遣劉彥
瑫許可瓊等禦之彥瑫敗希萼于僕射洲希萼去誘溪

洞諸蠻寇益陽希廣遣崔洪璉以步卒七千屯湘鄉玉

潭以遏諸蠻劉彥瑫以舟兵趨武陵攻希萼彥瑫敗於

湄州希廣大懼遣使請兵于京師漢隱帝不能出師冊

元龜乾祐二年湖南馬希廣上言臣當道去九月內量
發兵士往朗州招安戶民不料偶失威嚴遂中姦便須
謀補卒爰議班師朗州自聞當道抽退已來狂謀益甚
又探得荆南繼差人下淮南與廣州三處結構荆南欲

取澧朗州廣南攻桂州淮南欲取湖南兼即日淮南支鄂州管內租稅衷私令荆南供給朗州且如此結連可知事勢其朗州已入附于淮甸又納欵於荆南與破國亡家之心作瓜剖豆分之勢兼誇草賊燒却近封顧基扁而危若綴旒視黎庶而困於塗地弦衰柱促言發涕流伏乞聖慈念以臣四世勤王三面受敵欲興師旅動礙寇讐望特降絲綸聊差貔虎亦知朝廷北面托落分兵處多故不敢大段撓於兵力只乞差借許蔡鄉軍三五千人馬一千騎內得王師二千來人夾帶南渡只到澧州屯駐以斷淮南與荆南援助之路不勞血刃只仗朝廷則當道出兵不難尅復安危繫慮翰墨難窮庶回雷電之光以收盪平之捷謹差押衙焦文諫馳奏披瀝以希萼率舟兵沿江而上自號順天將軍攻岳州刺史王贊堅城不戰希萼呼贊曰吾昔約君同行今何異心乎贊曰君王兄弟不相容而責將吏異心乎願君王入長沙不傷同氣臣其敢不盡節希萼引兵去

九國志王贊事希範

為衡山指揮使時十五餘年境內無事但以所部營飾宮室翺脩佛廟而已贊求自試乃以為岳州刺史乾祐初希萼率兵攻湖南希廣以贊為都部署率眾禦之敗朗軍於僕射洲奪戰艦三百艘希萼奔歸武陵密遣人以珍幣通好於贊贊拒而不答三年希萼復大舉兵攻長沙路由岳陽贊堅壁自守希萼不敢逼遣人謂贊曰比約與君同行今何異心也贊曰大王兄弟尚不相容何責將吏之異心也願大王入長沙無傷同氣臣守岳陽敢不盡臣節希萼感其言及篡位奏授贊永州防禦使淮將邊鎬據湖南有占者云王氏繼馬氏時議以贊有世功當應其讖鎬白於李璟乃授贊鎮南軍節度使賜襲衣巾帶以毒置巾帽中未幾贊腦裂而卒

湘鄉至長沙屯水西劉彥瑫許可瓊屯水東彭師暲登城望水西軍入白希廣曰武陵兵驕雜以蠻蜚其勢易破請令可瓊等陣山前臣以步兵三千自巴溪渡江趨岳麓後夜擊之希廣以為可而可瓊已陰送欵于希萼

遂沮其議明日師曷詣可瓊計事瞋目叱之曰視汝反
 文在面豈欲投賊乎拂衣而出急白希廣請殺之希廣
 不聽希萼攻長樂門牙將吳宏楊滌戰于門中希萼少
 衄已而許可瓊奔于希萼宏滌聞之皆潰希廣率妻子
 匿于慈堂明日擒之希萼見之惻然曰此鈍夫也豈能
 為惡徒為左右惑之爾顧其下曰吾欲活之如何其下
 皆不對遂縊殺之馬令南唐書遂斬義廣杖其妻死于市左右用事者皆鬻割之五代史
 補馬希範卒判官李臯以希範同母弟希廣為天策府
 都尉撫御尤非所長大校張少敵憂之建議請立希廣
 庶兄武陵帥希萼且曰希萼處長負氣觀其所為必不
 為都尉之下加之在武陵九溪蠻通好往來甚歡若不
 得立必引蠻軍為亂幸為思之李臯忽怒曰汝輩何知
 且先大王為都尉俱為嫡嗣不立之却用老婢兒可乎

少敵曰國家之事不可拘以一途變而能通所以國長
 久也何嫡庶之云乎若明公必立都尉當妙設方畧以
 制武陵使帖然不動乃可不然則社稷去矣臯愈怒竟
 不從少敵之謀少敵度無可奈何遂辭不出未幾希萼
 果以武陵反引洞溪蠻數路齊進遂之長沙縊希廣於
 郊外而支解李臯自是湖南大亂未逾年而國滅一如
 少敵之言初希萼之來也希廣以全軍付親校許可瓊
 使遂擊之可瓊觀希萼衆盛恐懼夜送旗鼓乞降希萼
 大喜於是兼可瓊之衆長驅而至希廣素奉佛聞之計
 無所出乃被縊衣引羣僧念實勝如來謂之禳災頃之
 府解火起人忽紛擾猶念誦之聲未輟其柳卻無十
 憂之良有以也先是城中街道尚種槐其柳卻無十
 二至是內外一變皆種柳無復槐矣又居人夜間好織
 草鞋似搥芒之聲聞于郊野俄有童謡云湖南城郭好
 長街竟栽柳樹不栽槐百姓奔竄死于溝壑
 草鞋人無長少皆誦之未幾國亂百姓奔竄死于溝壑
 者十有八九至是議者始悟蓋長街者通內外之路也
 槐者皆言懷也不栽槐蓋兄弟不睦以至國亡失孔懷
 之義也草鞋者遠行所用蓋百姓遠行奔竄之象也
 三楚新錄初牙將張少敵建議以希萼居長立之則順

而記室李臯爭之曰吾聞立嗣君必以冢嫡希萼乃婢
 妾所生安可立之乎少敵退而歎曰惜哉李公禍自此
 始未幾希萼果自鼎州舉兵叛將襲長沙希廣聞之命
 將許可瓊拒之既而可瓊倒戈以降希廣計無所出然
 素好釋氏乃披緇服召眾僧念佛以為禳厭比及城陷
 念誦之聲不輟其為墨昧皆此類也尋為希萼縊殺之
 且命捕李臯有擒而至者希萼責之曰吾雖生於庶孽
 然託體於先君汝何見毀而不使吾繼立也臯無以對
 命壯士鬻其肉而殺之先是臯問術士陳承福曰吾之
 壽幾何對曰九十至是議者以為為九十乃倉卒而死焉
 乾祐三年希萼自立冊封破城之後希萼鎮湖南屬馬希廣
 時府署解舍連闔洞房焚蕩俱盡積世府庫所蓄皆為
 蠻兵剽掠所存空城而已希萼于灰燼中自稱主帥但
 以得位自矜殊無鳴鵙惜巢之意與所昵羣小狎遊日
 夜縱酒歌呼軍中將校以其殘害骨肉無心悔禍上下
 不悅終至於敗明年漢隱帝崩京師大亂希萼遂臣于李景景
 冊封希萼楚王希萼悉以軍政任其弟希崇希崇與楚

舊將徐威陸孟俊魯綰等謀作亂希萼置酒端陽門希

崇辭以疾威等縱惡馬十餘匹以壯士執搗隨之突入

其府劫庫兵縛希萼迎希崇以立希崇遣彭師高廖偃

囚希萼于衡山師高奉希萼為衡山王臣于李景三楚新錄

既而希萼媼於酒色多為不道小門使謝延澤有美貌
 希萼逼幸之每引延澤入內閣與妻妾間坐而飲大為
 眾心所惡其弟希崇乘其釁而作亂擒希萼而囚於衡
 陽既而悔焉遽命舟楫而追之約于長沙南五十里地
 號昭澤沉之路經衡山縣豪族廖光圖子仁勇聞其來
 與叔疑議曰希萼長而被廢今又見追此必不免吾屬
 受先王厚恩而不能為之除禍亂安社稷豈所謂居水
 土乎乃率數百人劫而立之號衡山王以衡山縣為府
 且使人募兵數日之間眾及一萬郡縣多起兵應之樂
 五代史補馬希萼既立不治國事數與僚吏縱酒為樂
 有小吏謝廷擇者本帳下廝養有容貌希範素寵嬖之
 每筵會皆命廷擇預坐諸官甚有在下者於是眾怒往

往偶語曰此輩舊制有燕會唯用兵守門以防他虞今
與我等齊列何辱之甚耶其弟希崇因眾怒咄咄與其
黨竊發擒希萼囚之于衡陽又自立未數日江南遣袁
州刺史邊鎬乘其亂領兵來伐希崇度不能敵遂降先
是長沙童謠云鞭打馬走不暇未幾果為邊鎬所滅初
鎬嘗為僧以覘湖南尤善弄鉞每侵晨必弄鉞行乞過
城往往擲起鉞以度門之高下及來湖南士庶頗有識
之者陸游南唐書廖偃彭師高皆楚馬殷之臣偃有識
州左氏春秋班固漢書馬殷有國自秘書郎為禪將戊
衡山縣殷子希萼與弟希崇爭國希萼敗見執師高不
知其世家自殷時為將與希萼有舊怨希崇避殺兄名
于是命師高幽希萼於衡山使甘心焉師高歎曰雷後
欲使我弑君耶吾豈為是哉至衡山偃在焉相與護視
希萼甚謹未嘗失人臣禮希崇意不快復遣召希萼歸
長沙終欲加害偃擇勇士百人執兵衛希萼晝夜擊柝
以警非常遂築行府與師高奉希萼為衡山王請命於
金陵元宗為出師定楚亂希萼遂入朝偃師高俱從行
而偃為部署輜重指揮使尤勤瘁希萼流涕曰吾逐于
逆豎非偃盡忠豈能免禍至金陵元宗召見兩人嘆獎

之授偃左殿直軍使萊州刺史師高殿直都虞候而使
偃守道州以備南漢會朗州叛潭州亦潰偃所部多潭
人中夜作亂偃率親卒力戰不能支極罵而死元宗下
制哀悼贈右領衛大將軍寧州刺史謚曰節而師高不
見用卒於金陵後主時徐鉉為史官有豐城令劉虛已
移書明偃大節云論曰史之失傳者多矣廖偃彭師高
之事可謂盡忠所事者而五代史則以為馬希崇遣師
高偃囚希萼而師高獨能全之也江表志則以為師高
從希崇之指而師高獨能全之也江表志則以為師高
嵩之計乃無所施是師高實欲害希萼獨賴偃以全耳
嗚呼何其異也惟十國紀年言兩實同而偃功為多不
信故多采之異也抵忠於故君若日星兩家子弟猶有異論
可誣也張巡許遠之事著若日星兩家子弟猶有異論
况偃師希崇懼亦請命于景二楚新錄希崇懼求救於
嵩耶師希崇懼亦請命于景二楚新錄希崇懼求救於
其實伐也初童謠云鞭打馬急走鎬至希崇知其謀
又將拒焉或以童謠為言希崇不得已遂降及希萼見
鎬且請入吳于鎬以鎬多藝且使詐為僧以游長沙既至
是吳加兵而來以鎬多藝且使詐為僧以游長沙既至

且弄鉞行乞未幾詐亡去故吳竟以為將而鎬非將才
每出師皆載佛事而行時自祝以請福由是三軍解體
及武陵會豪王達景遣邊鎬入楚盡遷馬氏之族于金
陵冊府元龜唐李景襲其父昇偽位遣其將邊鎬帥師
湖南馬希萼為牙將陸孟俊所廢送於衡陽三軍立馬
希崇為帥希萼至衡陽月餘衡州都指揮使廖偃招合
蠻獠復立希萼為楚王於縣署入行府據湘川上游乃合
人求援於景景遣邊鎬率眾東入希萼乘湘流而下合
勢攻長沙陷之希萼望吳人復立為潭帥潭人同志希
萼請邊鎬為帥鎬既稱帥乃令希萼希崇入於金陵馬
氏諸族千餘人及豪族皆徙焉希崇希崇入於金陵馬
之強聞海內諸院公子長幼各入百餘人皆以侈靡放
蕩為務識者多非之公子之徒聞而且恐時有國使張
氏給之曰彼所以見非者恐祚之不永也如君昆仲之
眾使更而王亦有八百餘年之國家何憂何懼乎於是時
郊外有鄧翁者聞而歎曰文武之道未嘗介意而更納
鎬誕之說以自安此輩吾見其死于溝壑有日矣及邊
鎬師至果駭然星散寒餒而卒者過半焉荆湘近事

周行逢常言馬氏諸子恣縱奢僭文武之道未嘗畱意
時人皆謂之酒囊飯袋諺名錄酒囊飯袋五代馬氏
子也清異錄湖南馬氏有雜狗坊卒長能種子母蔗
青箱雜記龐巨昭善星緯之學唐末為容州刺史惡
劉隱殘害乃歸長沙或問湖南與淮南國祚短長巨昭
曰吾入境來聞童謡曰三羊五馬馬離羣羊無舍自今
以後馬氏當五主楊氏時周廣順元年也景封希萼楚
當三主後竟如其言
王居洪州希崇領舒州節度使居揚州馬令南唐書保
楚人徐威陳遷魯公綰陸孟俊執其君馬希萼囚于衡
山立王子希崇十有一月楚人廖偃等招合蠻獠復立
希萼為楚王楚國大亂邊鎬以信州屯兵出宜春討長
鎬破其軍於龍回關徐威等以希崇為洪州大都督封
鎬鎬盡遷馬氏之族于金陵以鎬為湖南節度使鄂州
楚王希崇為舒州節度使以鎬為湖南節度使鄂州
劉仁贍以客省引進使任鎬為岳州監軍使以馬光惠為朗州
刺史以客省引進使任鎬為岳州監軍使以馬光惠為朗州
節度使
顯德三年世宗征淮下揚州下詔撫安馬氏子

孫已而揚州復入于景希崇率其兄弟十七人歸京師
侍兒小名錄小東長沙之妓人以能詩得幸於馬氏後
國入為郡窮于京師里而人絕不知余憫其老詢長沙
宮中事則必南望泣涕而後言因為作小東詩焉老
學庵筆記臨江蕭氏之祖五代時仕于湖南為將校坐
事嘗與其妻亡命馬王捕之甚急將出境會夜阻水不
能去匿于人家雷槽中江湖間謂雷為笮天將旦有叩
笮語之曰君夫婦速去捕者且至矣因亟去遂得脫率
不知告者何人以為神物乃世世奉祠謂之笮頭神今
參政照鄰拜右羽林統軍希能左屯衛大將軍希貫右
乃其後也千牛衛大將軍希隱希濬希矩希朗皆為節度行軍司
馬

劉言吉州廬陵人也王進達武陵人也言初事刺史彭
玕從玕奔楚言事希範為辰州刺史進達少為靜江軍

卒事希萼為指揮使希萼攻希廣以進達為先鋒陷長
沙長沙遭亂殘毀希萼使進達以靜江兵營緝之兵皆
愁怨進達因擁之夜以長柯巨斧斫關奔歸武陵希萼
方醉不能省明旦遣將唐翥追之及于武陵翥戰大敗
而還進達乃逐出畱後馬光惠迎言于辰州以為帥進
達自為副已而希萼將徐威等作亂縛希萼而立希崇
湖南大亂李景遣邊鎬入楚遷馬氏于金陵因并召言
言不從遣進達與行軍司馬何景真等攻鎬于長沙鎬

敗走
九國志何景真武陵人少以強勇隸朗團軍希萼
入朗州署步軍都指揮使乾祐三年希萼攻湖南
命景真率步騎三千出竹柵屯兵楊柳橋以逼其城湖
南指揮使韓禮率步騎五千陣于橋西景真登橋望之

見旗幟不整曰此非我敵也乃縱兵擊之潭人大亂奔入城中禮被斫傷至其家而卒明日城陷希萼之攻長沙也以其子光贊守武陵至是既平湖南乃以景真為朗州衙內指揮使以翊光贊王逵周行逢叛於長沙以所部兵奔歸朗州廢光贊奪其印綬而立馬光惠景真不能拒後又與王逵同請劉言為帥會希崇逐希萼而自立請援于江南邊鎬率師入長沙劉言王逵同謀逐鎬乃結景真為十指揮使率舟師同攻湖南鎬遁走奏授景真檢校太尉靜江軍節度使景真求歸治所言不許畱於長沙與王逵不協求歸朗州許之時劉言已為使相景真不能下之每使酒悖慢言不勝其忿且意王逵等遣景真伺已也將誅逵景真亦欲殺言以據朗州事未及發逵皆偵知之因與周行逢密謀將先誅景真後圖劉言會廣南兵入境因偽召景真為招討使會兵於長沙景真即日以牙兵百餘人徑往湖南達迎勞於郊相見甚歡館於馬氏之故第宴飲彌日多選妓女置帳幄中景真畱連月餘逵乃遣人偽自朗州來者傳劉言之命就詰景真曰邊寇搶攘委公以戎事公耽淫縱酒遲畱不發太師以公觀望命械公歸西府時景真已醉恟恍不知所為乃俛首就縛送朗州殺之於路周

廣順三年言奉表京師以邀封爵又言長沙殘破不可居請移治所于武陵周太祖皆從之乃升朗州為武平軍在武安軍上以言為節度使因以武安授進達進達自以言已所迎立不為之不言患之二人始有隙欲相圖進達謀曰言將可用者不過何景真朱全琇爾召而殺之言可取也是時劉晟取楚梧桂宜蒙等州進達因白言召景真等會兵攻晟言信之遣景真全琇往至皆見殺乃舉兵襲武陵執言殺之五代史劉言本朗州之牙將也初馬氏舉族為江南所俘朗州無帥眾乃推列校馬光惠為武平軍畱後光惠署言為副使既而光惠耽荒僭侈軍情不附遂行廢黜以言代光惠為畱後時周廣順二年秋也言既立北則遣使奉表于周太祖東亦上章于江南李景求

正授旄鉞景未之許時邊鎬據湖南潛遣人齎金帛說
 誘武陵谿洞諸蠻欲合勢以攻朗州會李景降偽詔徵
 言赴金陵言懼不從偽命以其年冬十月三日與其節
 度副使王進達行軍司馬何敬真都指揮使周行逢等
 同領舟師以襲潭州九日攻拔益陽寨殺淮軍數千人
 十三日至潭州城下是夕邊鎬領其部眾棄城東走進
 遠敬真遂入據其城言乃遣牙將張崇嗣奉表于周太
 祖且言潭州兵戈之後焚燒殆盡乞移使府于朗州從
 之詔升朗州為大都督府在潭州之上廣順三年春正
 月制以言為檢校太師同平章事朗州大督充武平
 軍節度使制置武安安靜江等軍事又以王進達為武
 安軍節度使何敬真為靜江軍節度使並檢校太尉以周
 行逢領集州刺史充武安安軍節度使行軍司馬未幾言遣
 何敬真帥軍南擊廣賊敬真失律奔歸潭州為王進達
 所殺九國志劉言吉州廬陵人少事彭玕為伍長以
 勇幹聞開平中玕納款於湖南言從歸長沙希範即玕
 之婿也出鎮朗州召言為牙校及希範襲位溪洞會長
 多求款附乃以言知辰州軍事以鎮撫諸蠻使之未幾
 奏授辰州刺史希萼入湖南百役繁興靜江軍指揮使
 王達周行逢叛歸朗州初希萼令其子光贊為朗州留

後達至廢之以馬希振子光惠權軍州事光惠庸懦不
 能馭羣下但酣營淫戲而已將吏患之達等懼亂遂與
 行逢謀遣人往辰州請言為副使言素知達等凶暴謂
 其徒曰南方禍亂方始今若不往必加於我矣於是盡
 畱所部以單騎行達等遂廢光惠推言權畱後事時周
 廣順元年也言既立遣使詣闕上表又遣使納款於李
 璟求授節鉞璟未之許也會希崇逐希萼而自立請援
 於江南璟遣其將邊鎬率師入長沙盡俘馬氏之族歸
 于金陵二年冬璟又下詔召言入覲言不行因令副使
 王達行軍司馬何景真指揮使張傲蒲公益朱全琇字
 文瓊周行逢彭萬和潘叔嗣張文表等號十指揮使同
 率兵攻湖南逐邊鎬鎬奔歸江南言乃以達權知潭州
 軍府事遣使詣闕上表且言逐江言南賊軍復馬氏土疆
 之意周太祖遣使來宣慰且言逐江言南賊軍復馬氏土疆
 長沙經兵火焚毀請就以朗州為治所周太祖下詔升
 朗州為大都督府在潭州桂州之上言為檢校太師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武平軍節度使達為潭州刺史武
 安軍節度使景真為桂州刺史靜江軍節度使指揮張
 傲而下並領刺史為節度副使或行軍司馬皆言奏請
 之也是月又遣牙校張崇嗣置邸京師歲時脩貢周太

通鑑紀事本末 卷之六 唐世家 三

祖下詔賜言舊屬湖南在京及諸處莊宅邸店時王逵
為節度使周行逢為行軍司馬專制湖南威漸盛言
懼其為變將圖之逵與行逢謀先六月逵率所部兵入
朗州殺言部將鄭玳收言囚於別館誣奏言與江南通
謀誘引淮賊將并潭朗之地以歸金陵八月周祖下詔
奪言官勒歸私第委逵以便宜安置復下詔令逵歸治
潭州乃以潘叔嗣權知朗州軍府事未幾令叔嗣殺言
於武陵初民謂為劉巖牙馬氏將亂湖南有謠言曰
馬去也不用鞭齒牙過今年及邊鎬入長沙盡俘諸馬
歸金陵鎬等為王逵所逐奔歸江南是歲言亦為叔嗣
所殺皆奉表京師周太祖即以進逵為武平軍節度使
其驗也五代史其年秋進逵奏劉言與淮賊通連差指揮使鄭
玳部領兵士欲併當道鄭玳為軍衆所執奔入武陵劉
言等為諸軍所廢臣已至朗州安置言每遇害朝廷乃正
宜勒歸私第委王進逵取便安置言每遇害朝廷乃正
授進逵朗州節制三楚新錄于是逵據其地貢表於
朝廷天子嘉之就除湖南節度兼中書令逵素雄豪得
志之後不拘小禮其車服制度擬于王者先是吳有術
士言南楚之分氣色甚盛以日觀之將有王氏起焉偽

主聞而憂之且問曰今之諸將處於南楚者誰為王姓
或對曰有永州刺史王温耳偽主疑其當之謀殺温且
遣使拜温為征南將賜以印綬巾帶仍密於巾中置毒
及使至温拜命著巾俄頃腦裂而死未幾逵舉兵襲長
沙而據之即其應也通鑑馬希萼之帥羣蠻破長沙
也府庫累世之積皆為淑州蠻酋符彦通所掠彦通由
是富彊稱王於溪洞間王逵既得湖南欲遣使撫之募
能往者其將王虔朗請行既至彦通盛侍衛而見之禮
貌甚倨虔朗厲聲責之曰足下自稱符秦苗裔宜知禮
義有以異於羣蠻昔馬氏在湖南足下祖父皆北面事
之今王公盡得馬氏之地足下不早往乞盟致使者先
來又不接之以禮異日得無悔乎彦通慙懼起執虔朗
手謝之虔朗知其可動因說之曰溪洞之地隋唐之世
皆為州縣著在圖籍今足下無天子之詔下無使府
之命雖自歸於王公王公必以天子之命授足下節度使
與中國侯伯等夷豈不尊榮哉彦通大喜即日去王號
因虔朗獻銅鼓數枚於王逵逵曰虔朗一言勝數萬兵
真國士也承制以彦通為黔中節度使以虔朗為都指
揮使預聞府政遠慮西界鎮遏使錦州刺史劉瑫為邊

患表為鎮南節度副使充西界都招討使世宗征淮南授進達南面行營都

統進達攻鄂州過岳州岳州刺史潘叔嗣進達故時同

列待進達甚謹進達左右就叔嗣求賂叔嗣不與左右

讒其短進達面罵之叔嗣慙恨語其下曰進達戰勝而

還吾無遺類矣進達入鄂州方攻下長山叔嗣以兵襲

武陵進達聞之輕舟而歸與叔嗣戰武陵城外進達敗

見殺九國志王達朗州武陵人或名進達少以驍勇選

揮使乾祐三年希萼攻湖南令達領戰棹為前鋒陷長

沙希萼既立達有力焉時剽劫之後城中帑庫盡已焚

毀賞賜不足又重構府署執役者皆靜江士卒相與怨

憤聚而謀亂副指揮使周行逢聞之以告達曰士卒怨

懟深矣不早為計難將及我夕乃擁其眾以長柯巨

斧斬關以出遂歸武陵時希萼方醉遲明始遣裨將唐

殺殆盡翦僅以身免達乃逐雷後馬光惠請辰州刺史

劉言為帥未幾長沙兵亂指揮使徐威等廢希萼而立

其弟希崇囚希萼於衡山行軍司馬廖偃與指揮使彭

師曷共立希萼為衡山王將納之希崇懼納於江南

且請兵為援李璟遣其將邊鎬率師入長沙盡遷馬氏

之族歸於金陵璟以鎬為武安軍節度使又遣將劉仁

贍率師取岳州鎬將圖朗州密白璟請召言入覲言不

行謀於達曰江南召我不往必加兵於我矣為之奈何

達曰鎬之此來以制置潭朗為名公如東行正入其算

武陵負江湖之阻帶甲萬眾乃欲拱手臣異姓乎鎬新

至長沙經畧未定乘人心憤怨引兵攻鎬可一鼓而擒

也言然之乃遣與何景真等同起兵於武陵號十指揮

使以攻邊鎬達率舟師南上至長沙邊鎬大駭以所部

奔歸江南諸州屯守皆罷去盡復湖外之地時廣順二

年冬也達遂據長沙與劉言同遣使上表於朝三年正

月周祖下詔褒諭以達為武安軍節度使達出於行陣

本無鈴畧不能馭羣下時諸指揮使受詔為節度副使

者數人多畱長沙各置牙兵分廳案事軍政淆亂將吏

患之每宴集府中喧呶如市遠莫能禁止會廣兵乘問
盡收梧桂柳連之地遠率嶽南征敗於壕石而還時何
景真朱全琇同在武陵與劉言不協各謀為亂言又以
遠專制湖南慮其難制將并長沙之地遠大懼因與周
行逢謀召景真全琇領兵討桂林至皆殺之又殺張傲
於府中景真之姻也乃率所部兵襲武陵幽言於別館
誣奏言欲併潭朗歸欵於江南周祖下詔委遠以館
處置遠既殺言遂移治武陵時顯德元年也世宗下詔
以遠為武平武安等軍節度使鄂州攻其長山寨而還
復領峽逼宜春道出長沙耀兵金波亭有蜜蜂集蓋
中占者以為不利遂雷長沙耀兵令營副使毛立領兵南
下以潘叔嗣張文表為前鋒叔嗣怒至醴陵擁眾而還
外聞兵叛乃乘輕舸奔歸武陵叔嗣追殺之於朗州城
繖蓋周行逢內喜潛與潘叔嗣張文表等謀無萬數集達
公妖怪入傘他時忽落別人之手我輩處身何地我等
若三人同心共保馬氏舊基同處富貴豈不是男兒哉
叔嗣文表聞行逢之言已會深意遂乃拜受此語各散
歸營廣本遠命行營副使毛立為袁州營統軍使潘叔

嗣張文表為前鋒軍次醴陵縣吏請具牛酒犒軍立不
許叔嗣文表因士卒之怒縛立送於行逢以兵叛達夜
大懼乘輕舟奔朗州經數日潘叔嗣始到潭州既聞
走歸朗州去程而趨至朗州殺之今案世宗實錄顯
朗亦以舟棹倍程而趨至朗州殺之今案世宗實錄顯
德三年二月丙寅朗州王逵言領大軍入淮南界庚寅
入鄂州界攻下長山寨癸巳荆南高保融言進達自鄂
州領兵復歸本道又云潘叔嗣為先鋒行及鄂州叔嗣
回戈襲武陵進達聞之倍道先入武陵叔嗣攻其城進
達敗走為叔嗣所殺又云三月壬寅進達差牙將押送
淮南將陳澤等蓋進達未敗前奏事三月始達行在與
薛史承襲傳及湖南傳記畧同惟湖湘故事及丁壽馬
氏行事記載達攻袁州叔嗣叛案丁壽馬
州四月叔嗣叛丁壽馬五月叔嗣殺達於朗州皆
妄也周行逢據湖南仕進尚門日叔嗣殺達於朗州皆
退居鄉里教授及張文表叛辟為幕職事敗逃遁會赦
乃敢出窮困無以自進撫其窮且老授將馬氏故事二
十卷如京師獻之太宗憫其窮且老授將馬氏故事二
小人言辭鄙俚非有意著書故叙事顛倒前後自相違
背以無為鄙俚非有意著書故叙事顛倒前後自相違

逢不預叔嗣之謀乃妄造此說凡載行逢罪惡之甚者皆出於衍云璿亦國初人疑其說得於衍書皆不可為據今從十國紀年

周行逢武陵人也三楚新錄周氏諱行逢武陵人也世耕鋤為業嘗犯法與王進

逵俱為靜江軍卒事希萼為軍校進逵攻邊鎬行逢別

破益陽殺李景兵二千餘人擒其將李建期三楚新錄顯德中馬

氏荒亂吳命邊鎬將兵伐之浹旬盡有湘中之地時鎬

雖尅勝然安撫無策故民多怨叛武陵酋豪王逵劉巖

牙等十數人乘眾心之怨謀舉兵襲之未數日而有八

千之眾行逢始預焉倍道兼行遇夜奄至城下于是鼓

譟斬門而入時鎬軍驟勝士卒解甲不復防禦又當昏

黑之際忽聞兵入倉卒驚駭計無所出皆束手就戮遲

明死者十八九鎬進逵為武安軍節度使拜行逢集州

刺史為進逵行軍司馬進逵與劉言有隙行逢為畫謀

策遂襲殺言進逵據武陵行逢據潭州顯德元年拜行

逢武清軍節度使權知潭州軍府事潘叔嗣殺進逵或

勸其入武陵叔嗣曰吾殺進逵救死而已武陵非吾利

也乃還岳州遣其客將李簡率武陵人迎行逢于潭州

行逢入武陵或請以潭州與叔嗣行逢曰叔嗣殺主帥

罪當死以其迎我未忍殺爾若與武安是吾使之殺王

公也召以為行軍司馬叔嗣怒稱疾不至行逢怒曰是

又欲殺我矣乃陽以武安與之召使至府受命至則殺

之五代史顯德元年秋制以武安軍節度副使周行逢為鄂州節度使權知潭州軍府事加檢校太尉三年春正月世宗將伐淮南詔進逵率兵入江南界二月進逵準詔而行仍遣部將潘叔嗣領兵五千為先鋒行及

鄂州界叔嗣迴戈以襲朗州進達聞之倍道先入武陵
 叔嗣遂攻其城進達敗為叔嗣所殺遣人詣潭州請周
 行逢至朗州斬叔嗣于市其年秋七月制以行逢為朗
 州大都督充武平軍節度使加兼侍中自是潭朗之地
 遂為行逢所有三楚新錄達好功名嘗秣馬厲兵以
 俟征戰時行逢已為麾下將眾頗伏其才畧達因命為
 副貳行逢雖受命然終以達非君長之才自是密結腹
 心以圖之未幾達自領兵侵南越畱行逢知畱後事而
 行逢因忽謂所親曰王公去必不返然以後事付吾者
 所謂以雲雨資蛟龍也吾何憂乎及達方至桂陽果為
 越兵所破達僅以身免既而死于路行逢竟代其位時
 軍吏多武陵人咸有戀土之心或說行逢曰夫富貴不
 還鄉如衣錦夜行公起于徒步自署為列侯可謂富且
 貴矣然而無西還意使鄉人父老平生親知將何以瞻
 望風采耶行逢感悟即日命行逢故武陵農家子少貧
 駕歸武陵以武陵為西府行逢故武陵農家子少貧
 賤無行多慷慨大言及居武陵能儉約自勉勵三楚新
 草之後郡邑官吏以聚歛為務行逢患之乃潛使人察
 其姓名一旦卒然除去自是管內稍稍清肅至于建官

設職亦皆慎其選擇嘗有女壻乞補吏行逢度其非才
 乃曰吏所以理民也今觀汝不堪其事吾當為汝置歛
 犁數具汝能用之鉏種以養老幼亦是美事何而性勇
 祿之求於是竟不補焉時一方翕然號為英主而性勇
 敢果于殺戮麾下將吏素恃功驕慢者一以法繩之大
 將十餘人謀為亂行逢召宴諸將酒半以壯士擒下斬
 之一境皆畏服民過無大小皆死三楚新錄多猜忌好
 帥恐其不免多有謀叛而行逢亦能預為之備往往事
 未發而誅於是公府凜然入之者若覆水雪先是前進
 士何景山為王達記室每輕忽之行逢行逢得志命景山
 為益陽令未幾因事縛景山投之於江謂曰汝嘗佐王
 達今王達已死且為我告龍王其殘忍皆此類也故天
 策學士徐仲雅有清才然其性好以滑稽輕薄為事國
 破之後傷於凍餒行逢素聞其名且以窮困謂必能改
 節因使召之命為節度判官初王達之起兵也知設官
 有輕重權欲得其眾苟能應募皆置司空太保以誘之
 自是武陵村落鄩市豪橫之輩稱司空太保者無算及

仲雅至行逢問曰自吾遷鎮西土控雄盛之地四境懼
之乎仲雅對曰公管內滿天太保滿地司空何不懼之
有行逢不悅未幾大宴僚吏而仲雅在座行逢又與之
論事然行逢夷音每呼字音多誤仲雅因戲之曰不於
五月五日剪却舌頭使語音乖錯如此行逢大怒然仲
雅嘗歷事馬氏諸士民信之久矣故不敢加誅後仲雅
竟以忤旨去職因退居山寺暇日觀羣僧爭剝櫻枝乃
咏其樹曰葉似新蒲綠身如亂帛纏任君千度剝意氣
自衝天蓋怨行逢之斥而謗之也有鄧洵美者連郡人
也登進士第將歸連上箋行逢署館驛巡官洵美背偃
時謂之鄧馱為性迂僻皆類其形眾咸不悅之故雖處
幕府僚而食貧不暇給同年王溥為相聞洵美不得志
乃為詩曰絲衣我已登黃閣白社君猶困故廬自是行
逢稍優給之未幾給事中李昉至昉亦洵美同年也相
見話舊不覺號慟古人布衣不及此也久而忤行逢無
鑒乃貶為易俗場官須臾又使人詐為山賊突入公署
殺之聞者無不痛惜後李昉再奉命祠南岳知洵美墳
在近乃為詩弔之曰今日向君墳畔過不勝懷抱暗酸
辛李觀象為節度副使以行逢嚴酷恐其及禍乃寢紙
帳臥紙被行逢信而用之凡軍府事無輕重皆決於觀

象而觀象性多嫉忌好蔽人之善零陵儒士蔣密能吟
咏頗得風騷之旨嘗題桑云綺羅因片葉桃李漫同時
大為作者所許觀象聞之伴驚曰此夫人嚴氏諫曰人
漢詩何蔣密之能為士林以此鄙之
情有善惡安得一槩殺之乎行逢怒曰此外事婦人何
知嚴氏不悅給曰家田佃戶以公貴頗不力農多恃勢
以侵民請往視之至則營居以老歲時衣青裙押佃戶
送租入城行逢往就見之勞曰吾貴矣夫人何自苦邪
嚴氏曰公思作戶長時乎民租後時常苦鞭扑今貴矣
宜先期以率畝安得遂忘壠畝間乎
三楚新錄使人迎其妻潘氏潘貌素
陋然而性剛烈雖行逢已為侯王而待之蔑如也先是
所侍皆勸之使詣行逢笑而對曰夫人為心自非聖賢
必多變動以吾既老且醜雖欲往而公豈以曩時之心
相向哉唯有死而已時聞者未以為然及使至果不從

命唯躬率婢僕以畊織自給至于賦稅亦及時輸納未嘗逋欠行逢止之而不從日賦稅者官物也豈以已為主而自免之哉行逢聞而有慚色行逢疆邀之以羣妾擁升肩輿嚴氏卒無畱意因曰公用法太嚴而失人心所以不欲畱者一旦禍起田野間易為逃死爾行逢為少損建隆三年行逢病召其將吏以其子保權屬之曰吾起隴畝為團兵同時十人皆以誅死惟衡州刺史張文表獨存然常快快不得行軍司馬吾死文表必叛當以楊師璠討之如其不能則嬰城勿戰自歸于朝廷行逢卒五代史皇朝建隆初

就加中書令四年行逢卒三楚新錄行逢病又托疾復命子保權師尊之且謂保權曰麾下將校有凶狠難制者除之已盡惟衡州張文表耳吾死之後此人必叛萬一不可敵當舉族北歸無使骨肉落虎狼之口言訖

奄然而逝九國志周行逢武陵人少無賴與王逵同里俱為靜江兵事希萼為小校從希萼攻湖南陷長沙靜江軍叛隨逵入朗州破追兵於城門下殺千餘人逵攻邊鎬令行逢領步卒趨益陽拔其寨殺江南兵二千餘人擒其將李建期逵平湖南周祖下詔以行逢為集州刺史充武安軍節度使行軍司馬劉言將併潭朗達聞而憂之以語行逢行逢曰君本江南反徒景真全秀與逵密謀白於劉言請以景真為南面行營招討使全秀為先鋒令倉兵於湖南比至皆殺之逵攻劉言於武陵為武清軍節度知潭州軍府事顯德元年世宗下詔以行逢為沙州行遣副使毛立潘叔嗣張文表統領軍征宜春至長沙不行遣副使毛立潘叔嗣張文表統領軍征宜春逢久專湖南之務頗任威刑達屢以言規之行逢不悅叔嗣又怒逵即安而令已赴難頗出怨言叔嗣將行逢餞之泣曰吾見師之入也叔嗣懼至醴陵邑吏請以牛酒犒師毛立不許士卒皆怒叔嗣乃與張文表械立送於行逢明日擁衆回長沙叔嗣既殺逵乃迎行逢歸治朗州行逢至懲王逵之亂斬叔嗣以狗遂自領兩鎮畱後遣使奉表詔以行逢為朗州大都督武平軍節度

制置武安靜江等軍事乃表宇文瓊為武清軍節度使
張文表為衡州刺史領親衛都指揮使彭萬和為永州
防禦使觀察判官李觀象通判軍府事釋毛立為水軍
都指揮使觀察判官李觀象通判軍府事釋毛立為水軍
死者百餘輩性猜忌每遣人伺察郡縣守宰有聚飲偶
語者必逮捕下獄以謀反誅宇文瓊彭萬和與行逢族
兄皆飲酒疑其謀叛夜遣甲士圍其第盡擒殺之麾下
人皆重足脅息五年朝延遣使儲魚監于境上行逢懼
乃繕治戎器增築城壁閱諸州鄉民大脩武備皇朝建
隆三年以疾卒年四十六葬武陵之肩山子保權嗣行
逢性殘忍然為治嚴整不徇私黨躬履儉約以率羣下
辟署官吏必取廉介之士條教簡約民甚便之有女婿
求補吏不許給以耒耜而語之曰吏所以治民也汝才
不能任職豈敢私汝以祿姑歸墾田以自活也其妻嚴
氏不入府署躬率奴僕耕織以給賦調人民化之率務
稼穡四五年間倉廩充實尤崇信釋氏常設大會齋緇
徒畢集行逢徧拜之捧椀執悅親侍滌洗因謂左右曰
吾殺人多矣不假佛力何以解其冤報乎東都事畧
周行逢武陵人也少時不事生業常犯法配隸鎮兵以
驍勇累遷裨校自唐乾寧二年馬氏專有湖南二十州

之地周廣順初兄弟爭國求援於江南李景遣大將邊
鎬率兵赴之因下長沙遷馬氏之族于建康以鎬為潭
帥會朗州軍亂推牙將劉言為畱後言以行逢為都指
揮使行逢以眾情表於景請授言節鉞景不從召言入
金陵言懼遣副使王進遠行軍何真與行逢率舟師襲
破潭州鎬遁去行逢等據其城遣使言狀周太祖即以
言為朗師進遠為潭帥行逢為潭州行軍司馬未幾進
遠害言太祖以進遠為節度使行逢領鄂州節度使知
潭州顯德中世宗用兵淮甸詔進遠出師進遠遣裨將
潘叔嗣領五千兵為先鋒行及鄂州界叔嗣乃回戈襲
進遠進遠敗走為叔嗣所殺迎行逢為帥行逢至即斬
叔嗣以徇世宗乃授行逢武平軍節度使兼侍中于是
盡有湖南之地國初加兼中書令行逢在鎮盡心為治
所用官屬率皆廉介之士條教簡約民皆悅之然性猜
忌左右小有忤意必寘于法夫人鄧氏諫曰人情有善
惡安得一槩殺之乎行逢怒曰此外事婦人何知行逢
既為帥夫人不為屈不入府治躬率奴僕耕織以自給
賦調必先期輸送行逢止之從曰稅官物也若主帥
自免其家何以率下乎行逢卒追封汝南郡王續通鑑
長編楊師璠與行逢鄉里姻戚事行逢為親軍指揮

使數有功行逢委信之行逢卒保權領留務容齋三
 筆周行逢據湖湘境內有漫天司空遍地太保之譏李
 茂正在鳳翔內外持管籥者亦呼為司空太保韋莊浣
 花集有贈僕者楊金詩云半年辛苦葺荒居不獨單寒
 腹亦虛努力且為田舍客它年為爾覓金子保權立文
 魚是時人奴腰金曳紫者蓋不難致也
 表聞之怒曰行逢與我起微賤而立功名今日安能北
 面事小兒乎遂舉兵叛攻下潭州三楚新錄未數月張
 舟師順流而下以襲長沙時行軍司馬廖簡知留後事
 方與軍吏聚會有報文表至簡素輕表殊不介意且謂
 軍吏曰黃口小兒到而擒之何憂乎乃伐鼓飲酒如初
 于是至晚文表已入城麾軍直至會所時簡已醉不能
 發弓矢唯按膝作氣而已文表親保權乞師于朝廷亦
 以戈戮之在坐間遇害者數十人
 命楊師璠討文表告以先人之言感激涕泣師璠亦泣
 顧其軍曰汝見郎君乎年未成人而賢若此軍士奮然

皆思自効師璠至平津亭文表出戰大敗之

續通鑑長編會保權

遣兵更戍永州路出衡陽文表遂驅以叛偽縞素若將
 奔喪武陵者過潭州時行軍司馬廖簡知留後素輕文
 表不為之備方宴飲外白文表兵至簡不介意謂四座
 曰文表至則成擒何足慮也飲啖如故俄而文表率眾
 徑入府中簡醉不能執弓矢但箕踞大罵與座十餘人
 皆遇害文表取其印綬自稱權留後事具表以聞保權
 又遣使求援於荆南且求降文表亦上疏自理三楚
 新錄時保權年方十三而英爽有膽氣聞叛歎曰先君
 可謂知人矣僕雖無能安可使軍國落此賊手乎遽命
 部將楊師璠與萬餘眾討之及師璠將行又親出餞送
 仍泣對三軍曰先君薨背墳土未乾而凶賊悖逆實保
 權不孝所致也安敢勞於諸君未乾而凶賊悖逆實保
 戮力苟滅此安先君於地足矣各希勉之其吐氣發
 言義形於色三軍無不感激然保權猶慮其敗且馳表
 而乞師未逾旬而師璠已大破文表于平津亭仍梟文
 表之首于是餘黨皆戮初文表將叛猶豫未定有從者
 夜夢文表領上出一龍及明以告而文表大悅曰此天
 命我也于是舉兵及敗論者以龍神物也而出于額是

禍將作初保權之乞師也太祖皇帝遣慕容延釗討文

表未至而文表為師璠所執延釗兵入朗州保權舉族

朝于京師五代史三軍立其子保權為帥未幾朗軍亂

是湖湘之地盡為王土矣王師平定荆湖保權入朝由

道行營都部署樞密副使李處耘為都監使遣十一人

發安復郢澶孟宋毫穎光等州兵會襄陽以討張文表

又楊師璠大敗之遂取潭州執文表初文表聞王師來

出戰潛送款於趙璠自以奉詔論文表得其歸順甚喜即遣

使慰撫無反心璠自以奉詔論文表得其歸順亦繼至明日

享將吏於延昭門指揮使高超語其眾曰觀中使之意

必活文表若文表至闕圖害朗州我輩無遺類矣乃斬

文表于市盡齎食其肉及宴罷璠召文表超曰文表復

謀為亂已斬之矣璠太息久之又王師既收荆南益

發兵日夜趨朗州周保權懼召觀察判官桂人李觀象

謀之觀象曰凡所以請援於朝者誅張文表耳今文表

已誅而王師不還必將盡取湖湘之地也然我所恃者

北有荆渚以為唇齒今高氏束手聽命朗州勢不獨全

莫若幅巾歸朝幸不失富貴保權將從之指揮使張從

安撫德裕至朗州從富等不納盡撤部內橋梁沉船舫

伐木塞路德裕不敢與戰退軍須朝旨延釗以聞上遣

使諭周保權及將校曰爾本請師救援故發大軍以拯

爾今妖孽既殄是有大造於汝輩也何為反拒王師自

取塗炭重擾生聚保權為左右所制執迷不悟遂進討

之慕容延釗遣戰棹都監武懷節等分兵趨岳州大破

賊軍於三江口獲船七百餘艘斬首四千餘級遂取岳

州又三月張從富等出軍於澧州南與王師遇未及

交鋒賊軍望風而潰李處耘逐北至敖山寨賊棄寨走

俘獲甚眾處耘釋所俘體肥者數十人令左右分食之

少健者悉黔其面令先入朗州會宿寨中遲明慕容延

釗繼至所黔之俘得入城悉言被擒者為王師所啗食

賊眾大懼縱火焚州城驅畧居民悉奔竄山谷壬戌王

師入朗州擒張從富于西山下梟其首賊將汪端劫周

保權并家屬亡匿江南岸僧舍李處耘遣麾下將田守

奇往捕之端棄保權走守奇獲保權以歸於是盡復湖
南舊地東都事畧子保權年十一自武平軍節度副
使襲父位初行逢疾亟召將佐謂曰吾起嵬為團兵
同時之人皆死惟衡州刺史張文表獨存焉常快不快
得行軍司馬吾死文表必為亂諸公善佐吾兒無失字
士必不得已當舉族歸朝也太祖遣慕容延釗李處耘等討
潭州保權乞師于朝廷太祖遣慕容延釗李處耘等討
之王師次江陵文表已為保權之眾所殺保權牙校張
從富等以為文表已平而王師未回懼為襲取相與拒
守延釗以聞太祖遣中使諭保權及將校曰爾本請師
求救故發大軍以拯爾難今妖孽既平是有大造于爾
輩何乃反拒王師也保權幼為左右所制不從命遂討
之保權出軍于澧州南兵未交而潰王師獲從富於西
山下梟首于市大將汪端劫保權并家屬棄城亡匿山
洞王師至數月獲保權克岳州端擁保權眾寇掠未幾
亦就擒磔於市湖湘悉平保權至京師以為右千牛衛
上將軍累遷左羽林統軍太平興國九年知并州卒年
三十四意王師已破江陵而逼境矣保權懼召李觀象議之觀象曰夫請王師者以討賊張文表故也今文表已破而

王師不還豈非朝廷將有事于南地乎然我國之所恃
者江陵之在北境耳今江陵已束手不能自救其所且
欲與王師相拒此所謂魚入沸鼎而更鼓腮掉尾其可
免乎惟公善自圖之無失子孫萬世之利也保權不得
已乃出郊迎王師且請入觀天子聞而悅之命以禮遣
既至宗族封拜有差先是行逢頗以淫祀為患管內祠
廟自非前代有功及民者皆令毀拆之約省祭祀之費
三分之一時有識之士忻然以為明斷及末年酷信釋
氏每一歲之間設大會齋者四季無非破耗國用仍度
僧建寺所在不輟因暇復召羣僧于府中講唱而已自
執爐焚香以聽至披緇之士雖三尺童子皆捨地伏拜
之雖梁武篤好未之加也故君子知其不克永世矣勇
東都事畧始太祖既下湖湘思得通蠻情習險阨智勇
可任者以鎮撫之有秦再雄者辰州徭人也長七尺武
健多謀在行逢時以戰鬪立功太祖召至京師察知其
屬盡與一州租賦再雄誓死報効至州日訓練上兵得
三千人又遣親校二十八人分使諸蠻以傳朝廷懷來
之意悉皆款附遷辰州團練使再雄盡瘁邊圉故終其
太祖世無蠻貊之患再雄不知所以終因附於此

三才圖會卷之六 卷之六

後事具國史

原注殷自唐乾寧三年入湖南至周廣順元年凡五十七年餘具年譜注

三才圖會卷之六 後事具國史 原注殷自唐乾寧三年入湖南至周廣順元年凡五十七年餘具年譜注



王善不... 卷第六十六

